

禮記集說

六

禮記集說

王制
月令

卷三十六
之四十

卷三十六至四十卷

計玖拾陸頁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六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夫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鄭氏曰餼廩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矜恤鰥寡孤獨之事案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尚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為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矜據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為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案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從魚魚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中山成氏曰無妻曰鰥無夫曰寡無子曰獨無父曰孤此通言

耳四十無妻不為鰥三十無夫不為寡有室無父不為孤壯而無子不為獨聖人深意先王制禮憂民之極則以老少年齒為限也

黃氏曰斯蓋敘帝王仁政均田勸農禮樂既興民心不貪而趨業矣孟子所謂菽粟如水火國儲民食咸畜十年則是國家以振窮民為必行之政矣況閭比有序則五黨為州使之相調而四窮之民處其鄉里州長自率二千五百家而調救之則所謂無告者皆獲其養也

嚴陵方氏曰若此之人雖欲有所赴愬而求通莫之得矣故曰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其以是歟皆有常餼固所宜矣

延平周氏曰孟子以鰥寡孤獨為序者輕重之序也此以孤獨矜寡為序禮運以矜寡孤獨為序何也豈非所養之常餼多寡

有二等故此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也禮運先言矜寡以輕者先之也就二等之中則矜於寡爲重獨於孤爲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曰孤則孤爲重作記者言少而無父則孤爲輕

山陰陸氏曰爲其無告也故書以無告爲言所謂天之窮民於天爲窮於人宜達

瘠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鄭氏曰斷謂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矜恤疾民之事瘠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能聞聲跛躄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侏儒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然既有疾病又不可不養故各以器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案晉語文公問八疾胥臣對曰戚施權縛註曰使擊鍾籥籥蒙璆註云璆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廬註云扶持也廬戟柄也矇矇循聲註云

禮記卷二十六

二

歌詠琴瑟聾瞶司火註云使主然火其童昏瘠僂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躄此不云籥籥戚施說文不具外傳瘠與僂置於掌土此瘠與侏儒以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

嚴陵方氏曰百工則凡執一藝者是也先王之時瘠者以之實土聾者以之司火剛者以之守圉剛則跛躄斷者之類也侏儒以之扶廬以至陶者之治埴匠者之治木冶氏之攻金玉人之切玉所謂各以其器食之也荀子曰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蓋謂是矣先王之政必如何也所以使在下者無廢才而人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虛用而事事各極其精而已是能也而曰器者以隨其大小長短而用之故謂之器耳孔子所謂使人也器之是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鄭氏曰道有三塗遠別也

長樂陳氏曰男女嫌於無別故男右女左車患於陔危故從中
央孔子爲中都宰其民至於男女別塗蓋以此也設弧旒男左
女右門拜男尚左女尚右鬢亦男左女右祭則君在阼夫人在
房此陰陽之理也道路則男右女左者地道尊右故也詩葛
屨曰宛然左辟

嚴陵方氏曰道路所以通四方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女子則
深宮固門而已右有力而左無爲故其所由如此道路見月令
季春解旣曰中又曰央何也蓋央以適當言之耳或上或下或
左或右皆非適當焉唯中乃可以言央也

延平周氏曰男女尊卑之節雖在道路亦不廢也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
提絜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

禮記卷三十六

三

鄭氏曰廣敬也謂於塗中輕任并重任分皆謂以與少者雜色
曰斑徒猶空也

孔氏曰父齒老也任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
少者擔之也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爲輕重重與
少者輕與老者

長樂劉氏曰帝王之爲治也不出人倫天下之人入於五品爾
故其天下外薄四海行路之民皆服教化父之齒隨行父子之
教著於道路矣兄之齒鴈行兄弟之教著於道路矣朋友不相
踰禮義之教著於道路矣輕任并重任分任恤之行著於道路
矣斑白不提絜孝友之行著於道路矣故君子者老不徒行庶
人者老不徒食君子小人之爲子弟者莫不知尊德而養老
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時孝弟發於朝廷行乎道路戾行先長則

以不弟名之其孰一舉足而敢忘禮哉文王之化至於行者讓路蓋本諸此君子耆老不徒行故五十無車不越疆而弔人庶人耆老不徒食故七十可以食肉不徒行者必不徒食不徒食者不必不徒行

嚴陵方氏曰父之齒謂與父爲長幼之齒者兄之齒謂與兄爲長幼之齒者隨行則從其後也鴈行則差其次也朋友不相踰謂各以其齒而爲先後之序也輕任并重任分二者皆以優老者而已然孟子言斑白不負戴者蓋負以背而戴以頂提挈則一以手而已其言亦互相備內則曰士不貳羹哉蓋君子未嘗徒食故也前言斑白者不提挈蓋庶人未嘗不徒行故也大夫謂之君子則以位稱之也士謂之君子則以德稱之也此以君子對庶人而言則主於士也明矣

山陰陸氏曰父之齒年長以倍是也兄之齒十年以長是也所謂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視此焉無車而行爲徒行無肉而食爲徒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鄭氏曰造爲也

皇氏曰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

正義

長樂陳氏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爲非禮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爲禮也君子之行禮也無事則先諸神有患則先諸已無事則先諸神故田則先乾豆營宮室則先宗廟造器則先祭器有患則先諸已故凶年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

延平周氏曰庶人共祭器而至於大夫則不假者以其家邑足

以具之也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者先神而後人也

嚴陵方氏曰祭器不假言當自具也不造燕器與養器爲後同義以食言則曰養以居言則曰燕其實一也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鄭氏曰一里方三百步億今十萬萬億今萬萬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開方之法總計天子畿外內諸侯之地大小方一里爲田九百畝案論語註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闊二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鄭註億今十萬者方十里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萬畝今云

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爲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萬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所用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是大億非鄭義也更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爲萬億鄭因此錯本但云萬億即今之萬萬

皇氏曰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

嚴陵方氏曰古者步百爲畝畝三爲里以開方之法推之則一

里方三百步爲田適九百畝也孟子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言正謂是也積而推之至於爲田九萬億畝其理亦若是而已

延平周氏曰方里爲井故爲田九百畝井十爲成故爲田九萬畝成十爲通故爲田九十億畝十通則百億井矣故爲田九萬億畝

李氏曰愚考之自此後漢儒註王制之文也盧植以王制爲漢文帝博士所撰蓋疑是歟此即註天子之田千里之文也億千萬也

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鄭氏曰恒山至南河冀州域南河至江豫州域江至衡山荊州域東河至東海徐州域東河至西河亦冀州域西河至流沙雍州域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計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內地遠近里數也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者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爲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

皇氏曰千里而近者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也千里而遙者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啻千里也

長樂陳氏曰不足乎千里謂之千里而近過乎千里謂之千里而遙至則非盡其地故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王制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者王制言其地之所訖禹貢言聲教之所訖故也

嚴陵方氏曰經上重有萬億二字蓋衍文耳

李氏曰此經乃註九州千七百國之文也

金華應氏曰海環宇宙之大此所謂至於海獨言東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流夷徼之外疆理有所不及也南獨以江與衡山爲限蓋百越猶未盡開也惟河獨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而周遶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衰而東南蹙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古今之疆理天地之大運中國夷狄之消長大略可見當先王盛時東西南北各有不盡之地蓋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若禹貢之東漸西被而朔南咸暨特其聲教所及非必貢賦之所限也故外薄四海弼成五服至於五千里者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略者也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五千里者此民田之大數而疆理之詳者也觀於曰內曰外二字而治之詳略可知矣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鄭氏曰以一大國爲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

嚴陵方氏曰高而藏曰山大而平曰陵木所積曰林林所附曰麓川澤見名山大川解溝瀆見月令季春解城郭見禮運解宮室見曲禮宮室解夫方百里者百故爲田九十億畝三而分之則各三十億畝去其一分以容宮室塗巷之類則餘六十億畝爲可耕之田矣四海之內不必皆如此特其大略然

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鄭氏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孔氏曰古者八寸爲尺今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

禮記卷三十六

八

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故鄭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經文錯亂不可用也鄭註周猶以十寸爲尺案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爲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爲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以古周尺十寸爲尺八尺爲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爲尺八尺爲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剩十六寸云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爲步外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爲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爲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爲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爲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二十五

步亦總爲二千五百步相併爲五千步是總爲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爲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爲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里總爲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里其古二十里爲今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長樂陳氏曰投壺記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氏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何休曰側手爲膚按指爲寸扶即膚耳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曰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然則寸尺之廣又取諸物也先王制

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故尺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爲寸則與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爲尺也考工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之證也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爲度六尺四寸乃八尺耳此八寸尺之證也隋書所載歷代之尺至有一十五種蓋古尺旣廢後世長短異同之論遂不一也

書

嚴陵方氏曰考工記曰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則一止一止之所至宜亦如之故古者以八尺爲步後世以六尺四寸爲步者

以八八六十四言之則是古尺當今適八寸爾司馬法以六尺爲步者即六尺四寸之率也案禮圖有黍尺有指尺蓋累一黍爲一分按一指爲一寸黍尺則其長百黍指尺則其長十指矣然而地有肥瘠人有長短則黍之與指安能無差此古今之尺所以異歟所謂東田則詩所謂南東其畝是也言南則以廬在其北而鄉南言東則以廬在其西而鄉東畝有南東而詩又言南畝者人以鄉南爲正故也此止謂之東田者耕事始於東方故也

延平周氏曰舜以五歲同度量而周亦十有一歲同度量此步尺所以一而得其正也後世之尺或以黍或以忽或以指然地之生黍有小大蠶之吐絲有巨細人之手有長短而上之人又失其同度量之法此步尺所以異同也

李氏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者則

校八尺爲差短也案史記秦始皇以六尺爲步此言古者即秦也又案晉張華所撰律管即京房漢尺謂漢張蒼之尺也以阮咸所得周玉尺校華之管爲長則漢尺校周尺爲短是以知漢儒註王制之文也此註制農田百畝文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

孔氏曰此一經論畿外九州建國之法九州州別方千里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故云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立大國三十故此云封方百

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有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間田

嚴陵方氏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即巡守之禮言有功德於民者加地是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即巡守之禮言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

李氏曰此乃註名山大澤附庸間田之文也

永嘉徐氏曰開方通算畿內外萬里展計十萬里之法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乃萬里之地封方百里者三十國乃三千里其餘方百里者七十乃七千里共通計萬里之地乃公侯之國又封方七十里之國六十乃伯之國通計三分中除一分只得二千九百四十里總前三十箇百里共五千九百四十里爲方百里者二十九者此指實數算之計二千九百四十里者四十者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但得四十里總前二十九箇方百里之國却湊得前段二千九百四十里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此指實數言之計四千里方十里者六十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

但得六十里通餘方數共四千六十里統前方百里及七十里之數五千九百四十里却好共成萬里方五十里之國一百二十者此子男之國就十分中止算其半得三千里方百里者三十此申言上二句實數計三千里其餘方百里者十此指實數算之得一千里方十里者六十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正得六十里通五十里之國至此四節亦共得四千六十里統前共算亦是成萬里之成數開方共十萬里之地此論九州州二百一十國之數

延平周氏曰所謂封方百里者三十國之類非實有此國也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也周官職方謂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蓋以一千里度之則天下可以周知其法與此同名山大澤不以封亦非不以

封也故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是泰山之與龜蒙雖不悉是魯國實封之地然亦在其所封域之內也附庸所以畜小國間田所以待有功之諸侯周官之法若縣師所謂野者皆間田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孔氏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旣用九箇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

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也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爲天子之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延平周氏曰此亦非實有此國也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也

李氏曰此乃註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七十三國之文也

永嘉徐氏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乃萬里之地封方百里者九乃公之國計九百里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此指實數算之計九千一百里通前共萬里之地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此指卿之國三分中止算二分合得一千二十九里通前百里者九計一千九百二十九里爲方百里者十此指實數言之計一千方十里者二十九此指實數言之計八千里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此十分中算其一計二十九里此申言前之餘數亦是一千二十九里方十里者七十一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計七十一里通前封方百里及七十里統計萬里之地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此大夫之國就十分中止算其半合得千五百七十五里通前共計三千五百單四里爲方百里者十五此指

實數言之計一千五百里方十里者七十五此指十分中算其一計七十五里此乃申言前千五百七十五里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此指實數言之計六千四百里方十里者九十六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計九千六百統計百里七十里之國共成萬里之數開方則成十萬之地此指天子之縣內方千里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孔氏曰自此至爵祿一節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兼明臣之世與不世之前已有諸侯之下士以上及大夫卿君故依此前而釋也諸侯之士既明則天子之士同之可知故此文

記說卷三十六

古

發畿外之卿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有九人也前云上士倍中士故三十六也前云下大夫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大夫祿則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謂大國之君前云君十卿祿故二千八百八十人也次國謂夏伯殷侯周則侯伯國也此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唯得三大夫祿耳故特言卿也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小國謂夏周子男殷之伯國也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二大夫祿耳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為賤則祿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祿猶如此其命天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復差降也或云視大夫也其天子之

士卿大夫無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言制祿多寡之法篇首所言中士倍下士至於君十卿祿者是也此特重釋之耳

李氏曰此乃註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君十卿祿之文也

金華應氏曰由下士以至於君其祿愈厚則其所食愈眾豈非以人徒服役漸增而漸廣歟然由卿以下皆服役乎君者也則既各給之田以爲祿矣君祿之所入豈盡以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哉以二千八百八十人之食而養一國之君所養極其厚則所食兼於眾也然必析其數以見其所食之多亦欲居人上者知吾之所奉合眾力而共爲之則必思其有以稱此且不至墜利以自私而必推己以養人故君所食之人十倍於卿而由士至卿所食者次第加眾皆欲其無獨富之心而助君以養民也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鄭氏曰湯沐之邑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

孔氏曰案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

長樂陳氏曰湯沐則朝宿之邑也不曰朝宿而曰湯沐者齊戒以見君也方伯之於天子猶天子之於神天子巡守有湯沐之邑於泰山之下則方伯爲朝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宜矣禮書曰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士則凡非方伯其邑不得視元士也不然諸侯湯沐之邑多矣盡王畿其足以容之乎許田魯侯湯沐之邑祊鄭伯從祭泰山湯沐之邑也邑非諸侯之所得

專魯鄭專而易之此春秋所以譏也昔祝鮀盛稱魯衛晉國之封而衛有湯沐之邑則湯沐之邑豈諸侯之所均也漢諸侯皆有邸於京師武帝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蓋先王之遺制也先王之時湯沐邑皆有所賦漢初民無蓋藏高祖於是省禁輕租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嚴陵方氏曰三監即篇首所言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是也彼言監於方伯之國此言監於諸侯之國者蓋方伯長於諸侯三監監方伯方伯所以監諸侯而已其實一也以其監方伯故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焉其祿視諸侯之卿者以大夫之位所養不必太厚故也其爵視次國之君者以三監之職其權不可不重故也湯沐之邑者以其邑之所出而共湯沐之資也春秋傳曰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蓋爲是矣然此止言方伯者豈非以視元士之邑者獨方伯乎

延平周氏曰侯分以州州統以牧牧統以伯又監以大夫此上下足以相制而莫敢爲亂又況有仁義而爲之維持者哉所謂祿取於方伯之地者豈非取方伯附庸之地乎

李氏曰此乃註三監之文也方伯爲朝止元士註天子之縣內其餘以祿士以爲間田之文也

新安王氏曰昔者管叔蔡叔霍叔皆爲三監於殷成王既殺武庚以其地付康叔兼治之謂之孟侯則爲諸侯之長成王使之勅其民且曰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此天子使三卿監其國故以爲康叔之疇然則祿視諸侯之卿爵視次國之君亦可見矣既監其國當食祿於其地無由復受爵於王朝也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鄭氏曰世子世國象賢也大夫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以君其國列國及縣內之國也

孔氏曰鄭知大夫不世爵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故知此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內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案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內諸侯也詩衛武公入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爲虎賁衛侯爲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爲天子大夫案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畿內亦曰諸侯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然畿內諸侯有爲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諸侯入爲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總云爲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爲煩故總言大夫以包之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侯殺大夫謂卿也是大夫爲總號未賜爵謂列國諸侯

及縣內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各君其本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秣韜有奭謂諸侯世子未遇錫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內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爲公卿則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也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祿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

河南程氏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長樂陳氏曰諸侯世子世國即外諸侯嗣是也大夫不世爵即內諸侯祿是也內諸侯不止於大夫此止言大夫以卿兼公而上大夫爲卿故也周官大司徒以賢制爵以庸制祿司士以德

詔爵以功詔祿此則使以德爵以功者別而言之爵主德功主祿合而言之必使以試其德及有功而後爵之也

嚴陵方氏曰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謂世子世國之初也視謂禮儀之數視之也且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則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者以元士視附庸而繼子男故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則以其德又有降於天子之大夫故也禮運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則天子之大夫世祿也明矣

延平周氏曰天子之大夫世祿不世爵故其子之未賜爵者則其禮視元士而其祿即大夫也

李氏曰諸侯世子世國此註外諸侯世子之文也大夫不世爵止世祿此註內諸侯文也

新安王氏曰繼世而為諸侯象賢也諸侯入於天子之國則為

記說卷三十六

十八

卿其次為大夫成王末年芮伯為司徒衛侯為司寇是以諸侯為天子之卿也齊侯呂伋為虎賁是以諸侯為大夫也在其國為世子則可以世國入為大夫則不可以世爵蓋以德而使之待其功而爵之非子孫所得繼也

又曰未賜爵此乃外之列國非畿內有采地之公卿也君薨世子嗣位以君其國除服來朝以士服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則授以冕服於是以諸侯而臨臣臣或未朝天子亦遣使以冕服就賜之苟無君命而為諸侯春秋於桓公所以歲首不書王也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鄭氏曰鄉飲鄉射也八政飲食為上衣服次之事為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長樂陳氏曰禮待教然後行教待政然後立六禮不及朝聘軍旅而不備乎宗伯之五禮八政不及貨祀之類而異乎洪範之八政者宗伯之五禮洪範之八政人君之所揆於上也王制之六禮八政司徒之所教於下也

嚴陵方氏曰冠者禮之始昏者禮之本故六禮以是爲先然冠陽禮也昏陰禮也故以冠昏爲之序喪禮主於內祭禮達於外先喪而後祭者因自內以及外也冠昏而下有國者之所同也而鄉飲酒特施於一鄉儀禮相見特主於士而已故又言之於末焉夫冠昏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鄉相見賓禮也不及軍禮者六禮司徒修之以節民性而有發司徒教士以車甲則軍禮固在其中矣政在養民故以飲食爲首飲養陽而食養陰故先飲而後食有飲食以養之必有衣服以成之故繼之以衣服焉有所服必有所事故繼之以事有所事必有所異故繼之以

禮記卷三十六

十九

以異別焉有異別矣則必有度以度其所至量以量其所容有度量矣則必有數以計之其多少有制以定其等差故繼之以數制焉

李氏曰此註司徒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之文也

江陵項氏曰飲食衣服度量數制六者易明獨事爲異別註不能通事爲者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頒以任民者也異別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九土之宜王制中國四夷之俗皆司空所辨以居民者也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七

月令第六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言周公所作然其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案呂不韋集諸儒所著爲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爲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大尉唯秦官有之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而月令云爲來歲授朔日即是九月爲歲終十月爲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

禮記卷三十一

月爲歲首則不韋焉得以十月爲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好兵殺害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旣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故也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爲一代大典亦採集舊章成之但秦自不能行之耳又秦自文公獲龍黑以爲水瑞焉知未并天下前不以十月爲歲首乎

又曰月令者包天地陰陽之事然天地有上下之形陰陽有生成之理日月有運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常今旣釋其文不得不略言其趣凡說天地形狀之時有六等一曰蓋天文見周髀如蓋在上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色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揚雄桓譚張衡蔡邕陸績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舊說云殷代之制其形體事義無所出以言之四曰昕天昕讀曰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是吳時姚信所說五

曰穹天云穹隆在上虞氏所說不知其名也六曰安天是晉虞喜所論鄭註考靈曜用渾天法今亦當以渾天爲說案鄭註考靈曜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璇璣玉衡以度其象如鄭此言則天是大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爲天耳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處舊星之處即以一日之行而爲一度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一周之數也天如彈丸圍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案考靈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圍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

有三十八萬二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千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數也鄭註考靈曜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冬至後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見不見南極去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亦有九十一度餘此春秋分之日道也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爲夏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去

南極亦六十七度地有升降星辰有四遊又鄭註考靈曜云天
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
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地與星
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
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
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
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
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此是地及星辰四
遊之義也星辰亦隨地升降故鄭註考靈曜云夏日道上與四
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爲三萬里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
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也日有
九道故考靈曜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註引河圖帝覽嬉云黃
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
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
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
之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
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
秋冬放此可知計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高高之上以其
南遊之極故在高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
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
鄭註四遊之極元出周髀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
日在婁則婁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
之十二度也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校十度旦時日極
於東去旦中之星遠校十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
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
十度旦時日極於西去旦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曆乖違於

數不合鄭無指解其事有疑但禮是鄭學故具言之耳賢者裁
焉但二十八宿案漢書律歷志云冬至之日在牽牛初度春分
之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
在角十度若日在東井則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若春
分在婁秋分在角晝夜等八尺之表七尺五寸之景冬至日
在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之中去其
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
凡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則夏至去冬至體漸南漸下相去一
十萬五千里又考靈曜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
里所以有假上假下者鄭註考靈曜之意以天去地十五
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
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表平也
後日漸向下古鄭註考靈曜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之時

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也委曲
俱見考靈曜註凡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
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
之一日月五星則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
之七此相通之數也今曆家之說則月一日至於四日行最
疾日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行十三度餘
自九日至十九日行則遲日行十二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
三日又小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二十四日晦行又最疾日
行一十四度餘此是月行之大率也二十七日日月行一
周天至二十九日強半月及於日與日相會乃爲一月
故考靈曜云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二十九日與四百九十
九分爲月是一月二十九日之外至第三十日分至四百九
十九分月及於日計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爲半今四

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也但月是陰精日爲陽
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
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
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
先師以爲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爲月亦似彈丸日
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案律歷志云二十八宿之度角
一十二度元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方七十
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
北方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
九西方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
軫十七南方一百一十二度丑爲星紀初斗十二度終於婺
女七度子爲玄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亥爲娵觜
初危十六度終於奎四度戌爲降婁初奎五度終於胃六度

酉爲大梁初胃七度終於畢十一度申爲實沈初畢十二
度終於井十五度未爲鶉首初井十六度終於柳八度午
爲鶉火初柳九度終於張十六度巳爲鶉尾初張十八度
終於軫十一度辰爲壽星初軫十二度終於氏四度卯爲
大火初氏五度終於尾九度寅爲析木初尾十度終於
斗十一度五星者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
辰星中央鎮星其行之遲速俱在律歷志不須煩說是
以天高地下日盈月闕觜星度少井斗度多日月右行
星辰左轉四遊升降之差二儀運動之法非由人事所
作皆是造化自然遂以人事爲義或據理是寔或構虛
不經既無正文可憑今皆略而不錄

橫渠張氏日月令大率秦法也然採三代之文而爲之
不無古意其衣服器皿官名皆秦禮也月令言迎氣則

就祭其五帝名號既不取則五帝者何也五行之帝也五行不相離而分之者何也其運行之氣則均同而不相離也其周匝所至則於時亦有偏王者今於春溫和萬物叢生是木之德也夏則炎熱是火之德也秋則清肅是金之德也冬則嚴凝是水之德也有此體象月令儘有美意未易可破柳子厚論亦未安若春行賞秋行刑止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可謂聖人各止有一事可稱也姑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豈必曰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又曰禮運言聲色味不及臭臭之用非所急也故月令五臭不爲世用

長樂陳氏曰天人之道雖殊而象類之理則一聖人將有爲也將有行也仰觀日月星辰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鳥獸之化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以之授民事而無不順以之因物性而無不適此堯典若昊天以授民事周官正歲年以序事之意

馬氏曰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有之改也舜齊七政周用五紀其究一也蓋日月星辰之往來不窮或離或合或贏或縮進退相代始終相循者天以是命萬物而人奉之以爲令者亦因是也方周之時以馮相氏會天位保章氏辨地域又以大史正歲年而頒官府都鄙以序事頒邦國以告朔其爲象法則使萬民觀之於正月之吉又使官帥其屬而觀之於正歲且法則使徇焉而夏之政典先時與不及時者其罪至於殺蓋欲百官萬民謹其令而順承之也月令之爲書亦祖先王之餘而後儒傳會增益以成之者也

高氏曰月令一書先儒嘗詳論其所作之原矣漢馬融賈逵
晉孔晁皆以作爲於周公鄭康成高誘唐孔穎達乃謂秦
時呂不韋所作其說所以異同者蓋以月令有命相及太
尉奄尹大酉之文其官名皆與周異故疑爲秦時書或謂
呂不韋時始皇未帝也未帝則仍用周正而月令所稱必
曰天子又紀以夏正則又疑非呂氏書或謂始皇既爲天
子秦人取不韋十二紀增加爲之殊不知始皇併天下既罷
侯置守建三十六郡以十月朔爲正吏民爲黔首矣而月令
所載封諸侯命四監季冬共飭國典孟春慶及兆民則皆
非秦制又疑非始皇爲帝時書或又謂既非周公時書又
非呂不韋書又非始皇爲帝時書乃漢淮南王安與諸儒
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爲時則訓而禮家復有所增加焉故
月令雜用虛夏商周秦漢之制耳凡爲此數說者要之皆

非深知月令者也蓋月一書所以著入六經而垂訓萬世
者自有深旨何以言之人君出而臨蒞天下位曰天位民
曰天民舉措云爲要當體天象順天時一毫不可以私意
自爲今考之此書每月之首必定夫日星之運行昏旦之
次舍者蓋將考中星以正王者之位也每時之易必著夫
用日之柔剛帝神之異號所以顯造化而定其主宰之權
也音律成數所以循天地之自然臭味祭祀所以辨人事
之有序以至鳥獸昆虫草木盛衰之不同皆所以定十二
月氣候使天下皆知四時之有常運也於是人君居處之
室必因時而分其位乘車駕馬必因時而正其色以及衣
服之微食器之末無一非順天之所在此固人君循守所
當然也迎氣於東南西北之郊每子血不敢不謹盛德在
木火金水之運太史不敢不告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以初

爲常則見之歲首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則見之歲終此
又人君一歲之間不敢或後也若乃春作夏長秋斂冬藏
何者非盛時之治左聖鄉仁右義借藏何者非順時之
法以至上而朝廷百官下而農工商賈大而禮樂兵行微
而法令品式悉皆順天時而定人事此固月令一篇之大
義而月令所以著入六經者其深旨猶未聞也嘗讀洪
範之書而後得其說蓋月令一篇大體與洪範相通爲一
特先儒未之講明爾何則洪範之論初曰五行即月令金
木水火土之運見於每事有所屬者也次曰三農用八政
即月令之勸課農桑聚蓄財貨祭祀神祇安養民居習合
禮樂逐捕姦慝敬禮賓客簡練師徒之意也次四曰協用
五紀即月令歲月日星辰曆數之事也次六曰乂用三德
即月令布仁德惠不可稱兵戮有罪嚴斷刑等以順天時

者也次七曰用稽疑即月令命太史釁龜筮上占兆審
卦吉凶是也次八曰念用度卺即月令之氣運行不忒風
雨寒燠各以時若草木昆蟲各以時遂凡此皆以休卺也每
月之終其言時令或至錯行而有疾風暴雨寒熱不節大旱
凶荒之類凡此皆咎卺也次九曰嚮用五福即月令養衰
老禮賢者行爵出祿必推所尊禮者也至於威用六極
即時令失宜民多疾疫遷徙流亡之類是也雖然月令與洪
範固相與爲一體矣然洪範所以能使五行八政五紀三德
以及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之咸得其宜者以其有敬用五事
建用皇極以爲之本原也而月令何所取焉嗚呼月令之本
原學者殆未之考耳大抵一陰生於午一陽生於子當此
之時正陰陽爭死生分之際也故人君合於二至之時盡
齋戒之誠躬掩身之德止聲色薄滋味節嗜慾定心氣百

官靜事毋以瀆人主之聽以定晏陰之所成以待陰陽之所定蓋古人養氣必於子午二時而推廣之故於子午二月人君苟能涵養此心一毫無累則視聽言貌思之間有肅又哲謀聖之德然後可以作民父母爲天下王建皇極以無私執大中於天下而所謂五皇極者即月令每月之發政施令毋有不當毋有枉撓毋有差貸毋有阿黨舉歸於大公至正者皆是也如是則寒暑不差疾病不作雖昆蟲草木尚得遂其生宜乎斯民悉歸於仁壽而備用五福又安有短凶夭折之所謂六極者若夫中央土止有帝神之號音律氣數之所屬臭味祭祀之所寓與夫天子居處衣服車馬飲食之所取耳至於土德之運則分旺四季者是非禮所謂播五行於四時者歟然則合而論之則謂之洪範散而舉之則謂之月令故月令所以著六經垂萬世者其在茲

乎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鄭氏曰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心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

孔氏曰此言孟春者夏正建寅之月也呂不韋在秦世秦以十月爲歲首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以夏數得天正故也周禮雖以建子爲正其祭祀田獵亦用夏正也鄭註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者日行遲一月行二十九度半餘月行疾一月行天一匝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過匝更行二十九度半餘遂及於日而與日會所會之處謂之辰鄭註周禮大師職云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正月辰

在娵訾二月辰在降婁三月辰在大梁四月辰在實沈五
月辰在鶉首六月辰在鶉火七月辰在鶉尾八月辰在壽
星九月辰在大火十月辰在析木是一歲有十二會也聖
王因其日月自然之會而分爲十二分以爲大畧之數焉
所以爲大畧之數者以二十九日過半月反於日月不可
分兩月各有二十九日又兩月各有彊半之日合兩半而
成一日是二月有三十日一月二十九日一大一小之外仍有
餘分一年十二月六大六小總有三百五十四日是歲十
二會之實數也仍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周天聖王
總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十二會之大數一會
卽一辰也是一辰有三十度十二辰總有三百六十度餘
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別爲九十六分總五度有四百八
十分又四分度之一爲二十四分并之爲五百四分十二

辰分之各得四十二分則是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
之四十二計之日月實行一會唯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
一歲會數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是以
分之爲大數也營室號娵訾是亥次之號立春之
時日在危月半雨水之時日在營室十四度但星次西
流日行東轉東西相逆若月初之時日在星分之初月
半之時則日在星分之半月終之時在星分之末凡十二
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大畧不細與曆數
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案三統曆立春日在危十
六度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元嘉曆立春昏畢十度中
去日八十九度正月中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元嘉
曆立春昏昴九度中月半昏觜觶一度中皆不昏參中
依三統曆在立春之後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蓋月

今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內有中者皆得載之但二十八宿
其星體有廣狹相去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
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
明者則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則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
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畧耳餘月昏明從此可
知鄭註觀斗所建謂北斗循天而轉行建一月一辰辰三
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
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申八月建酉
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也其十
二辰之名義見律歷志鄭謂記昏明中星爲人君視
時候授民事者案書緯考靈曜云主春者鳥星昏中
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
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

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而知民之緩急則不賦力役
故勸授民事也

長樂陳氏曰陽生於子故日之行也自北而西歷南而東
冬至在牽牛春分在婁夏至在東井秋分在角月令正月
在營室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畢五月在東井六月
在柳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十月在尾十一月在
斗十二月在婺女則婁井角以三仲月中言之也斗以仲冬
月本言之也其餘或舉月本或舉月末不必皆月中也日
逆於天故星春則見南夏則見東秋則見北冬則見西仲
春日中星鳥則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
仲夏日永星火則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仲秋
宵中星虛則婁奎在午胃昂畢在巳觜參在辰仲冬日
短星昴則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月令正月昏

參中旦尾中二月昏弧中旦建星中三月昏星中旦牛中
四月昏翼中旦女中五月昏亢中旦危中六月昏火中旦
奎中七月昏建星中旦畢中八月昏牛中旦觜中九月昏
虛中旦柳中十月昏危中旦七星中十一月昏壁中旦軫
中十二月昏婁中旦氏中蓋書之所言皆昏星也火房星
也書於仲夏舉房心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而虛月令
舉牛書於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
月令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月令於四
月五月十二月昏旦舉節氣之星於八月昏旦舉中氣之
星於十月昏舉節氣之星於正月六月十月旦舉節氣之
星於正月八月九月昏舉中氣之星於三月七月旦舉中
氣之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猶書於七星或舉其名或舉
其次皆互見也然則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者豈徒然哉

凡以授民時秋秩民事而已不特如孔氏所引書緯之言如
龍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水昏正而裁日至
而畢凡所以奉天順人莫不視乎此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日在營室者日月會於營室之辰也會在
營室以知月之建寅會在胃以知月之建卯故日月所會
謂之辰者以此每一歲而十二會焉日與月會而此獨稱
日者蓋陽以成歲爲事而陰特從之故以日爲主與書言
出日納日而不及月同意二十八宿分布於四方晝夜運
而歲一周焉季冬之月言星回於天是也故每月之內或見
乎昏而中者或見乎旦而中者昏參中旦尾中則知月
之建寅也推此則餘月亦可知也中謂中於南方也先昏
而後旦者順陰陽之義也書於春言星鳥夏言星火秋
言星虛冬言星昴乃與此不同何也蓋書言分至之所中者

此言昏旦之所中者彼以時爲主此以月爲主故詳畧不同然其見於南方則一也自角至箕則東方之七星也其形象龍故謂之蒼龍角者有左右二星居蒼龍之首以象兩角故謂之龍角亢喉也以總攝奏事聽訟有出納之象故也氐即也人所托宿焉以爲王者之後宮也房爲東方之中星於時爲闢戶之卯故謂之房心火星也心藏屬火故季夏亦止謂之火尾後宮之場箕有簸揚之形自井至軫則南方之七星也其形象鳥故謂之朱鳥井主水衡又其星有八若八家也鬼爲積尸主死喪又謂之輿鬼柳主草木草木不止於柳以其性柔得木之正故以名之星以其數有七故謂之七星二十八星皆星也謂南方之中星爲星者以星爲陽之精南方之中得陽之正故也亦猶十二辰皆辰也正謂卯巳之間爲辰者以進則有元唯辰爲

時故也張主施張翼爲羽翼主遠客軫主任載自奎至參則西方之七星也其形象虎故謂之白虎奎主溝瀆污穢可達而潔於此婁爲聚衆胃爲五穀之府猶人六府之胃昂爲西方之中星而月乘焉畢主弋獵其形又象掩兔之畢觜主收斂參以三相參又主殺伐故亦謂之參伐自斗至壁則北方之七星也其形像龜蛇故謂之玄武斗有挹注之形牛主犧牲又謂之牽牛女主嫁娶故謂之女又謂之婺女虛主邑居故謂之虛危爲蓋屋其形高而危室爲營宮室者之候故謂之營室壁主圖書之府不及東方之箕西方之昂南方之鬼與張者以旣非日之所在又非昏旦之所中故也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之數而仲春昏旦舉之者由弧近井建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最寬難以明其星之中故也至於孟秋昏舉建星者亦

以是耳考之曆法其間固不能無差經之所言亦要其大畧姑以記時而已弧有張張弧之形建有建旗之義故其名如此

其日甲乙

鄭氏曰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乙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

孔氏曰鄭註日之行春東從青道者以星辰之次謂之黃道春時星辰西游黃道之東謂之青道日體不移依舊而行當青道之上故云東從青道云月爲之佐者以日月皆經天而行月亦從青道陰佐於陽也知月亦從青道者以緯云月行九道九道者並與日同青道二黃道東赤道二黃道南白道二黃道西黑道二黃道北并黃道而爲九道

也日能生養萬物萬物皆抽軋而生故以甲乙爲日功之名甲是孚甲乙軋也見律歷志月既佐日同有甲乙之功猶君統臣之功也

長樂陳氏曰日以辰爲子辰以日爲母母爲幹子爲支幹爲陽支爲陰陽故二五而爲十陰故二六而爲十二雖陽也有陰存焉雖陰也有陽存焉故甲乙同於爲木爲仁而甲之數九乙之數八丙丁同於爲火爲禮而丙之數七丁之數六戊己同於爲土爲信而戊之數五己之數九庚辛同於爲金爲義庚之數八辛之數七壬癸同於水爲智而壬之水數六癸之數五甲己之位不同而數同以甲之陽勝己之陰而已爲之配故也丙辛之位不同而數同以丙之陽勝辛之陰而辛爲之配故也由此推之凡十日之陰陽剛柔皆可知矣故以之施於一日則爲暮夜日晝之期以之施

於一歲則爲春夏秋冬之候其相生也以相繼其相勝也以相治此十日所以各有所直也古之人事在仁義則以甲庚斷之若易稱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是也日甲庚則以其物象之若春秋傳稱神降則以物亨之其至之日亦其物之類是也月令之紀時必先言其日凡欲奉時而興作者有象所之而已然月令言日而不言辰者以辰統於日故也

馬氏曰甲丙戊庚壬陽也乙丁己辛癸陰也蓋一陰一陽每相爲用者也十日分麗於五行用事者王故甲乙用事於春爲木王也丙丁用事於夏爲火王也戊己用事於中央爲土王也庚辛用事於秋爲金王也壬癸用事於冬爲水王也此王則彼竭矣故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記說卷三十七

五

鄭氏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皞交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爲木官

孔氏曰自孟春之月訖其日甲乙明於天道其事畧竟從此以下至鴻鴈來明聖人奉天時及萬物節候也故蔡邕云法象莫大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後立帝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列昆蟲之別物有形可見然後聲音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音鍾律音聲可以章故陳酸羶之屬羣品以著五行爲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以上皆聖人記事之次也東風以下者効初氣之序也以二者既立然後人君承天時行庶政故言帝者居處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節焉大皞即伏羲氏是自古以來木德之君案異義古尚書說元氣廣大謂之皞天伏羲德能同天

故稱皞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故謂之大皞西方收斂元氣小故謂之少皞伏字當山下著必是古之伏字德能執伏犧牲謂之伏犧也律歷志云大皞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庖犧氏帝王世紀云風姓也有聖德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稱大皞句芒謂自古以來立功之臣其祀以爲神是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案昭二十九年左傳蔡墨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是重爲句芒然案楚語云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司地所以不同者蓋重爲木正兼爲南正犁爲火正兼爲北正司地故韋昭註云火當爲北是也言大皞句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之也句芒言其神則大皞亦神也大皞言帝則句芒當爲臣也大皞在前句芒在後相去懸遠非是一時大皞木王王句芒有生本之功故取以相配也

石林葉氏左氏記蔡墨之言謂以人司其官死而遂祀之以爲神者也五行本天地之氣無形可求其神必依人而行上古不可得而知矣自少皞以下各以其子爲之則世或擇其能者相代如夏以柱爲稷周以棄爲稷是也後世五行之官不復脩唯后土祭於社而句芒立春出土則祀之祝融蓐收無常祀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祭祀必有配故社配以句龍稷配以棄四時迎氣於郊不可以無配故迎青帝則配之以大皞迎赤帝則配以炎帝配以大皞則從以句芒配以炎帝則從

以祝融以至中央秋冬之禮類皆如此蓋五帝以德五神以功德則究其所乘之勢而本之也功則推其所職之事而歸之也

馬氏曰大皞以木德王而句芒者木正重也故祀以主春炎帝以火德王而祝融者火正稔也故祀以主夏黃帝以土德王而后土者土正句龍也故祀以主中央少皞以金德王而蓐收者金正該也故祀以主秋高陽以水德王而玄冥者水正熙也故祀以主冬蓋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則生而有功德於民者沒而祀之以主時事不亦宜乎

其蟲鱗

鄭氏曰象物孚甲將解鱗龍蛇之屬

嚴陵方氏曰春則鱗蟲屬焉鱗蟲蓋龍蛇之類以其體柔

記說卷三十七

十七

故也夏則羽蟲屬焉羽蟲蓋鳳凰之類以其色文故也秋則毛蟲屬焉毛蟲蓋虎狼之類以其力強故也冬則介蟲屬焉介蟲蓋龜鼈之類以其性辨故也中央裸蟲屬焉裸蟲蓋蠃蟻之類以其質順故也

馬氏曰萬物資氣以生形故因其時而以類屬焉蒼龍木屬也其類為鱗故春則其蟲鱗朱鳥火屬也其類為羽故夏則其蟲羽人土屬也其類為裸故中央則其蟲裸白虎金屬也其類為毛故秋則其蟲毛玄武水屬也其類為介故冬則其蟲介書稱鳥獸孳尾希革毛毳毼毛者言四時之化也此稱其蟲鱗羽裸毛介者言五行之屬也

其音角

鄭氏曰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

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
過宮細不過羽

孔氏曰其春時之音爲當於角取象木之聲鄭恐是他物
之聲故云樂器也不云其聲角而云其音者單出曰聲雜
比曰音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爲主故云其音
角註云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六十四者以天地人謂之三
才又陽數極於九故律歷志云五聲之本生於黃鍾律之
九寸爲宮於管則九寸於弦則九九八十一絲也律歷志又
云或損或益以定宮商角徵羽宮三分去一下生徵徵數
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
生羽羽數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數六十四是其
損益相生之數也律歷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
章度也角觸也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

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甚大而蕃祉也羽
聚也聚藏宇覆之也云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木
之聲清於土金之聲濁於水火之聲今角聲亦清於宮
商濁於徵羽故角聲屬木所以清濁中凡數多者濁數少
者清今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角
數六十四少於宮商多於徵羽故云清濁中既尊者爲濁
卑者爲清民則卑於君臣尊於事物亦是尊卑之中故云
民之象也案樂記及律歷志云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
爲事羽爲物羽屬北方其數少所以黃鍾在子其數多者
冬時凝寒之氣在於地上水又清輕羽既稟其寒氣又象
水聲故其數少冬至陽氣伏於地下溫積土中黃鍾合藏
陽氣又象土聲故其數多各自爲義不相須也云凡聲尊
卑取象五行者宮主土土聲濁其數多故主君商主金金

聲稍重其數稍多故爲臣角主木木聲清濁中其數多少
中故爲民徵主火火聲稍輕其數稍少故爲事事謂人之
所營事務也羽主水水聲極輕其數最少故爲物也物謂
人之所用財物指其所營謂之事論其所用之體謂之物
人是萬物之靈事物是人營作故卑於人也大不過宮細不
過羽出國語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七

鄭氏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子孟春氣至則大族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大族者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周語曰大族所以金奏替陽出滯

孔氏曰上從其日甲乙下終其祀戶皆總主三月一時之事此律中大族唯主正月之氣宜與東風解凍相連必在於此者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言正月之時候氣飛灰應於大族其六律六呂皆是候氣管爲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陰管爲呂呂助也言助陽宣氣又陰律稱同言與陽同也總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十二月皆云律中也正月之時律之候氣應於大族之管又計大族管數倍而

記禮卷三十八

更半鑄之爲鍾名曰大族之鍾是大族之鍾元生於大族之律律在於前鍾生於後故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爲六律雌鳴爲六呂是律生在前蔡氏以爲大族鍾名先有其鍾後有其律言律中此大族之鍾其義非也案司農註周禮云陽律以竹爲管鄭康成則以皆用銅爲管知者案律歷志量者龠合升斗斛本起黃鍾之龠而五量加之其法皆用銅聲中黃鍾以此準之故鄭知用銅也鄭註云應謂吹灰者蔡邕云以法爲室三重戶閉塗墾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案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如蔡所云則是爲十二月律布室內十二辰若其月氣至則其辰之管灰飛而管空也

然則十二律各當其辰邪埋地下入地處庫出地處高故云內庫外高黃鍾之管埋於子位上頭嚮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又律云以河內葭莩爲灰宜陽金門山竹爲管熊氏曰案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葦燒之作灰而實之律管中以羅縠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縠矣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縠爲君嚴猛之應也其十二律則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註周禮大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蕤之九二大蕤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

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龠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之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蕤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二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是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事是初位故爲夫妻又是律娶妻也異位爲子母者謂林鍾上生大蕤林鍾是初位大蕤是二位故云異位爲子母

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者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被子午巳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六上者謂大呂大蕤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巳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屬上生應之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故不數黃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還反歸黃鍾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鍾九寸之數也律歷志云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大蕤爲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云凡律空圍九分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爲限孟康云林鍾長六寸圍六分則圍之大小逐管長短然則分寸之數不可定也引周語者景王欲鑄無射伶州鳩對以此辭案彼註云大蕤正聲商故爲金奏所以助陽出滯物也其六律六呂取義見律歷志

長樂陳氏曰律起於黃鍾終於中呂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而萬法之原畢會於是幽有以辨天地四時之理深有以通神祇祖考之情施之於教治足以齊風俗而立民信用之於戰伐足以審勝負而詔吉凶則律之爲用豈不大哉夫黃鍾者建子之律也黃之爲色則陰之盛鍾之爲器則陰之聚陰盛而極則陽生之矣陰盛而止則陽散之矣由陰終於亥而陽乃始於子也故曰黃鍾大蕤者建寅之律也入乎坎者必出乎震否乎否者必泰乎泰寅之氣方接乎震泰而泰出滯焉故曰大蕤姑洗者建辰之律也物至辰則潔齊其潔齊也非實體也且然而巳故謂之姑洗蕤賓者建午之律也陽至午則向衰也草木蕤矣陰用事而陽爲賓焉故謂之蕤賓夷則者建申之律也人至申而夷物至申而有成則故謂之夷則無射者

建戌之律也陰至戌而盛陽至戌而不厭故謂之無射此陽之律也陽道體變以始物故每律異名陰道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大呂者建丑之律也是爲陰律之始則陰之所以配陽而行者於是爲大故曰大呂夾鍾者建卯之律也陽生於子終於午則卯爲陽之中矣以其位於中而止焉故曰夾鍾中呂者建巳之律也四時之序猶伯仲焉春爲伯夏爲仲是時夏之氣始行焉故曰中呂林鍾者建未之律也萬物之繁茂止於此矣故曰林鍾南呂者建酉之律也酉正西氣至南而化行於西而成西所以成南而行爾故曰南呂應鍾者建亥之律也始事者陽效法者陰陽始而唱之陰成而應之陰陽之道翊而止矣故曰應鍾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始之以黃鍾則順而序之以生之序進之也陰聲始

之以大呂則逆而序之以成之序退之也夾鍾亦謂之圜鍾者以春主規言之也林鍾亦謂之函鍾者以坤含洪言之也中呂亦謂之小呂者對大呂爲小故也南呂亦謂之南事者以成南爲事故也別而言之則律言其用呂言其體故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合而言之皆所以述氣而已故通謂之十二律焉傳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非十二律不能發律非五聲不能節五聲非變則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之中有所謂二變大司樂所序以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此律之相次者也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此律之相合者也凡此合樂以祭天地人之神而已若非分樂則大司樂所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鍾以祭地

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祭先祖凡以其上者祭尊以其下者祭卑故也

新安王氏曰蔡云上古聖人本陰陽則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於是鑄金作鍾以正十二月之聲然後效升降之氣而鍾不可獨用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聲清濁之率法聲之清濁以率之短長爲制正月之律清濁與大蕤鍾聲相應故曰律中大蕤言律出於鍾也置之深室以葭葦灰實其端月氣生則灰飛而管通古之明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則假數以爲度度數正則音亦正鍾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升斗之數以爲法律亦以分寸大小爲法故曰黃鍾之管長九寸孔徑三分圍九分餘皆稍短此所以文載口傳不如耳之明也如蔡說則鑄金爲鍾

名曰大蕤十二月皆有鍾先鑄鍾然後截竹爲管名之曰律律之聲其清濁與鍾相應故曰律中大蕤鍾以爲樂欲其聲之和管兼以候氣占其氣之和聲氣之和亦相合也自不韋有十二律上下相生之說而劉歆始言其詳班固作漢制鄭玄釋二禮韋昭注周語皆言律名大蕤不復以爲鍾與蔡說異後世祖歆說無有言蔡說者然蔡說有禮故詳著之也

其數八

鄭氏曰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地三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

孔氏曰五行謂金木水火土案白虎通云行者言欲爲天

行氣也又云水訓準是平均法則之稱也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也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也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生物者謂木火七八之數也成物者謂金水九六之數也則春夏生物也秋冬成物也鄭引易上繫文也天陽地陰陽數奇陰數耦陽所以奇者陽爲氣氣則渾沌爲一無分別之象又爲日日體常明無虧盈之異故其數奇其陰數所以耦者陰爲形形則有彼此之殊又爲月月則有晦朔之別故其數耦也案律歷志云天數二十五所以二十者天一天二天五天七天九總爲二十五律歷志又云地數三十所以三十者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故三十也以天地之數相合則易之大衍之數五十五地云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

次之金次之土爲後者案尚書洪範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故其次如是也所以一曰水者乾貞於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數一也又天地之內水體最微故水爲始也二曰火者坤貞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午火比於水嚴厲著見故次火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三曰木木比火象有體質故次木也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四月金金比木其體堅剛故次金也五曰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辰月辰爲土是四季之首土王四季故五曰土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所以在北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者下從陰也火所以在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炎上者從陽也木所以在東方者東是半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尚柔故可曲可直也金所以在西方者西方亦

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猶須火柔之土所以在中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爲萬物之主稼穡者所以養萬物也云木生數三成數八者鄭註易繫辭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也唯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是鄭註之意水數一成數六火數二成數七木數三成數八金數四成數九土數五成數十故此云本生數三成數八云舉其成數者金木水火以成數爲功也

皇氏曰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爲成數八又金數四得土數五爲成數九此先儒之義

其味酸其臭羶

鄭氏曰木之味臭凡酸羶者皆屬焉

孔氏曰通於臭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所以木味酸者尚書孔傳云木實之性然則木實酸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夏味苦臭焦者焦之氣味火燒物焦焦則味苦也中央味甘臭香者甘味生於百穀味甘則氣香也秋味辛臭腥者金之氣味言金臭之氣則腥在口則辛也冬味鹹臭朽者水鹵所生故味鹹又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並孔傳

嚴陵方氏曰凡味皆陰也羶陽臭也春陽中故其臭羶腥

陰臭也秋爲陰中故其臭腥

馬氏曰味生於形臭生於氣故形成而後有味氣化而後有臭春以陽中生木木之成形而曲直作酸故其味酸物以木化則其氣爲羶故其臭羶秋以陰中生金金之成形而從草從草作辛故其味辛物以金化則其氣爲腥故其臭腥夏以陽極生火火之成形而炎上炎上作苦故其味苦物以火化則其氣爲焦故其臭焦冬以陰極生水水之成形而潤下潤下作鹹故其味鹹物以水化則其氣爲朽故其臭朽中央以陰陽之中氣生土土之成形而可以稼穡稼穡作甘故其味甘物以土化則其氣爲香故其臭香土主四時而分王焉故五味也而皆以甘爲主五臭也而皆以香爲主則中氣之爲用如此而已

其祀戶祭先脾

禮記卷三十八

鄭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直脾脾爲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

孔氏曰戶在內從外向內戶又在內故云內陽也戶是人之出入戶則有神故祭法註七祀云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詰者故鄭云祀之於戶內陽也又秋其祀門註云秋陰氣出祀之於門者門在外從內向外門又在外故云外陰也則門神陰氣之神是陰陽別氣在門戶者與人作神也祭戶之時脾腎俱有但先用脾以祭耳所以春位當脾者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從冬

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牲之五藏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若其五行所生主五藏則不然矣許慎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與月令四時之祭同鄭駁之云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若反其術不死爲劇鄭註祭五祀於廟以下皆中雷禮文云祭五祀於廟者中雷在於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奧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雖廟室廟門有別總而言之皆謂之廟此殷禮也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祀則總在宮內故宮正註云祭社稷七祀於宮中此特牲謂特牛故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註云小祭祀王立寘所祭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羊也鄭云

有主有尸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祀之禮先設席於奧乃更設席於廟戶西夾北向置主位設主之人南面設主於戶西位上使主北面設主之後割制脾之與腎爲俎奠於主前稍東設黍稷之簋在主前稍西鄭註盛謂黍稷也當時惟始設主未有迎尸則是祝官祭簋中黍稷祭俎中脾腎之肉祭薦之醴皆二度祭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既祭黍稷祭肉醴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於初設奧之筵前其時主已移於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其祭尸之時已於西祭黍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廟之儀祭尸所以先設席於奧乃設饌筵迎尸皆在奧者就尊之處也中間設主祭

黍祭肉戶西者就戶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王皆就其處也

長樂陳氏曰門戶人之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雷人之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之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報其所資而已以爲事於是乎本制度於是乎興起居周旋於其間者莫不有所法語默行爲於其間者莫不知所懼則五者之祀於人豈苟然哉中雷土之所用事也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也故祀之於夏井水之所用事也故祀之於冬戶祀於春以物象之生於陽而由中出故也門祀於秋以物象之成於陰而自外入故也先王之禮因天祀天因地祭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則戶竈中雷必因之以祀於內門井必因之以祀於外明矣周官以司命從天神而祀之以禋燎以五祀從地祇而祭之以

血祭則司命非門竈之列矣然則五祀之禮其略蓋類於饗廟神之則有尸尊之則有配有侑有醯有獻有酢詳見祭法七祀解

嚴陵方氏曰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春生爲陽出之時故其祀戶門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秋收爲陰入之時故其祀門竈者物之所以化而夏之時則陽已極而陰於是化也故其祀竈行者人之所以往而冬之時則陽來復而陰於是往也故其祀行揚雄大華淮南鴻烈皆以爲夏火德而祀竈冬水德而祀井理或然也中雷蓋中室也見檀弓掘中雷而浴解以居中而奠四隅故中央則其祀中雷五祀皆有功於人者也故立祀以報之而報之時又各從其類焉所戶曰祀於脾曰祭何也蓋戶者所祀之神脾者所祭之物脾土藏也五祀之祭必有牲焉特

各以其藏爲之先爾故每以先言之

馬氏曰春祀戶秋祀門夏祀竈冬祀行中央祀中雷五祀無事而歲祀之者以是爲期若有故而祀焉則亦何嘗期之有木在臟爲肝在志爲怒故怒傷肝火在臟爲心在志爲喜故喜傷心土在臟爲脾在志爲思故思傷脾金在臟爲肺在志爲憂故憂傷肺水在臟爲腎在志爲恐故恐傷腎皆甚則自傷也木尅土故怒勝思金尅木故憂勝怒火尅金故喜勝憂土尅水故思勝恐此皆五行自然之理也五行勝者王則所遇勝者死先王各於其時養其所遇勝者也故春祭先脾爲其木勝而養土也夏祭先肺爲其火勝而養金也秋祭先肝爲其金勝而養木也凡五行動而與物交則彼勝矣而此養焉至其靜而辨於物於道爲復於時爲藏各反其本矣冬祭先腎爲是故也土於氣爲中

也而主五行心於形爲中也而主五官中央之祭先心爲是故也

山陰陸氏曰五祀戶之與門類也而木所以爲戶金所以爲門何也蓋以五行之數言之木竒金耦也以五行之性言之木數金斂也竒爲戶耦爲門戶王出門王入而內出者自戶始外入者自門始此木所以不得爲門金所以不得爲戶也祭中雷設王於牖下者居處之明處也祭行設王於轍上者行之發處也祭竈設王於竈陘者飲食之受處也祭戶設王於戶內之西者開之止處也祭門設王於門左樞者閉之動處也古周禮說云犁爲祝融祀以爲竈馬融王肅宗之以爲戶竈中雷門行之祭以句芒五官等配焉此言是也蓋左氏云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謂

之五祀此古人之所未言而於事案之則然也又五天者五行之大神在天者也故先王於四時祭焉而以大神五人帝配之五人帝天道也五祀者五行之小神在地者也故先王於四時祭焉而以句芒等五人官配之五人官地德也此古人之所未言而於理考之則然也或曰句龍后土祀以爲社矣更於中雷祭之何也曰古者句龍於國則配社於家則配中雷不以相廢猶后稷於郊則配天於社則配稷也或曰鄭氏謂竈祀於竈陘祝融者火官之長祭於竈陘一何陋也曰此又不然矣凡祭五祀於廟設主各以其所此降神之始也祭肉祭醴祭黍稷等物而已五官實不在焉既降矣自外入者中無主則不至故又設席各於其室之與設饌然後迎尸則於是時始以祝融等配之鄭云設主於竈陘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是也由是觀之竈陘尸內門左牖下較上五處自設五祀之主祭以降神五官實未祭陋於何有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啟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今月令鴻皆爲候

孔氏曰此記正月之時候也其二至二分之二月則再記之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季春亦記者蟄蟲將生記其蟄蟲候也凡記時候先言者則氣候在前後言者則氣候在候鄭引夏小正大戴禮篇名也蟄蟲得陽氣初始震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此對二月故云始振魚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逐其溫暖及

正月陽氣既上故魚遊水上而近於冰也魚陟負冰者陟升也魚從水下升於冰上而負冰也漢時以驚蟄爲正月節中雨水爲二月節漢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是劉歆作三統曆時改之也案三統曆正月節立春雨水中二月節驚蟄春分中三月節穀雨清明中四月節立夏小滿中五月節芒種夏至中六月節小暑大暑中七月節立秋處暑中八月節白露秋分中九月節寒露霜降中十月節立冬小雪中十一月節大雪冬至中十二月節小寒大寒中案通卦驗及今曆唯以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餘皆同謂之雨水者言雪散而爲雨水也驚蟄者言蟄蟲驚而走出穀雨者言雨以生百穀清明言物生清淨明潔小滿言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芒種者言有芒之穀可稼種小暑大暑則就極熱之中分爲大小月初爲小月半

爲大處暑言暑將退伏而潛處白露者言陰氣漸重露濃色白寒露者露氣寒將欲凝結小雪大雪小寒大寒猶小暑大暑也凡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餘每氣中半分之爲四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故鄭註周禮云有四十八箭是一氣易一箭也凡二十四氣每三分之爲七十二氣氣間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故通卦驗冬至前五日商賈不行兵甲伏匿是以五日爲一候也又云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雊雞乳冰解條風即東風也冰解即解凍也但節氣早或月初即雨水也雉雊雞乳於月令却在季冬或節氣晚亦得退在正月也季冬雁北鄉據其從南始北正月來至中國故此云鴻雁來云今月令呂氏春秋是也入禮記爲古不入禮記爲今

長樂陳氏曰劉歆三統曆二十四氣有與月令不同者蓋

月令或原其始或要其終其實記時而已非必如曆之詳也
考諸傳記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四時四時爲歲歲之
氣二十有四而候七十有二然則一月之內六候二氣朔氣
常在前中氣常在後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
前月閏朔氣有入前月而中氣常在是月中數周則爲
歲朔數周則爲年則年不必具四時而歲必具十二月也
二十四氣播於十二月之中一氣十有五度則二十四氣三
百六十度其餘五度四分之一度分爲三十二則五度爲
百六十四分度之一又爲八分總百六十八分分布於二十四氣
之中而氣得七分中朔大小不齊則氣有十六日者有十
五日七分者是以三十三日已後中氣有晦不置閏則中
氣入後月矣

嚴陵方氏曰夫凍結於重陰堅粟之時東風蓋發散之氣

記說卷三十八

西

也東風旣解凍則物之藏於密者咸起而振潛於深者咸
躍而上矣故繼之以蟄蟲始振魚上冰也

馬氏曰曆有數璣衡有象所以正時也月之氣二十有四歲
之候七十有二所以記時物也先王因其時物以授民時此
民之聽所以不惑而易知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
麥與羊其器䟽以達

鄭氏曰皆所以順時氣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鸞路
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春言鸞
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爲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
佩者之衡璜也麥實有子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
以安性也器䟽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馬
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

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

孔氏曰此已前明天時氣候早晚此明天子每時居處及所乘車馬所建旌旂所服衣玉所食牲穀及器用之屬龍與玉言倉者蒼亦青也遠望則蒼旂與衣云青者欲見人功所爲故以近色言之色則順時食與器則順氣也青陽左个是明堂北偏而鄭註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次還大寢也然鄭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鸞路因其有鸞故不言青春言鸞則夏秋冬並鸞也夏云朱冬云玄則春青秋白可知云馬八尺以上爲龍出廋人職文云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者冠飾即冕之旅及笄也衡璜即是所佩玉之名也案韓詩外傳云佩玉上有葱衡

下有雙璜牙蠙珠以納其間則古之佩玉上以葱爲衡橫置於上以貫珠之繩三條懸於衡上垂之而下以雙衡懸於兩畔繩之下端又以牙懸於中繩下端使前後觸璜以爲聲衡之下璜之上皆貫蠙珠故云納其間謂納於衡璜之間也麥實有孚甲屬木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是五穀所配之方也云羊火畜者案尚書五行傳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言之不從則有犬禍視之不明則有羊禍聽之不聰則有豕禍思之不睿則有牛禍皇之不極則有馬禍是雞爲木畜羊爲火畜牛爲土畜犬爲金畜豕爲水畜春時尚寒故食火畜以助之夏食菽與雞者以氣尤熱水能尅火木能抑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方之牲以減其熱氣亦以安性也秋氣旣涼又將向寒不有其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冬氣

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之牲云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者刻鏤爲文使文理麤疏直而通達也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則皮冠弁服祀則六冕服戎則韋弁服田獵冠弁服又周禮朝乘象路祀乘玉路戎乘革路獵乘木路是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今此上與虞夏有異下與周禮不同故鄭云取殷時也殷乘木路此乘鸞路故鄭云而有變焉殷而乘虞路也

嚴陵方氏曰青陽者少陽之稱也春爲少陽故所居之堂名之然其堂也中有大廟左右个處其兩傍故孟月居左季月居右仲月居中各從其類焉謂之大廟則以其大饗於此故也謂之左个則以介於左故也謂之右个則以介於右故也推此則秋與冬夏亦若是而已總章者陰成之

稱也赤白爲章者文之成秋成之時其章總矣故所居之堂其名以此明者南之方玄者北之色夏爲明堂則知冬之爲幽冬爲玄堂則知夏之爲朱或言方或言色互相備也故夏則居明堂冬則居玄堂焉至若大廟爲左右个之中大室又爲大廟之中故中央土居之古者非特明堂中有大廟也而大廟亦謂之明堂焉左氏傳所謂不登於明堂是也以其或饗神於此故謂之廟以其或聽政於此故謂之堂廟堂之名皆得以通稱之故天子則聽朔於明堂諸侯則聽朔於大廟而魯之大廟則比天子明堂之制焉个即左氏傳所謂置饋於个是也釋者謂東西廂鸞路則有聲聲者陽也春爲陽之純故乘鸞路戎路則有兵矣兵者陰也秋爲陰之純故乘戎路夏爲朱明故乘朱路謂飾之以朱也冬爲玄英故乘玄路謂飾之以玄也中央土

則居中以爲大者也故乘大路必於青曰龍者以少陽之時龍方用事故也四時所建其色有五通謂之五旂者人君以是率衆皆有辨故也君子於玉比德非徒爲飾而已故特言服焉春從木色而有青有蒼冬從水色而有黑有玄夏從火色而有朱有赤者蓋蒼與玄天之色也青與黑人之色也夏從火色而有朱有赤其一流焉則爲赤其一藏焉則爲朱故也以其色之不一故衣服所用則互相足焉至於西方則純以白中央則純以黃者以其無餘色故也四時所食不同唯其時物而已春木王之時而食麥與羊是時之所生也以麥火穀而羊火畜故也夏火王之時而食雞者是物之所生也以雞木畜故也秋金王之時而食麻冬水王之時而食黍是時之所勝以麻木穀而黍火穀故也夏食菽者是物之所勝以菽水穀故也中央土則

食稷與牛秋食犬冬食彘是時物之類以稷土穀牛土畜犬金畜彘水畜故也夫以所生者所以相繼以所勝者所以相治以其類者所以相合故能使四時之氣不戾五藏之疾不生焉雞司晨而有東方之仁故爲木畜羊跪乳而有南方之禮故爲火畜犬守禦而有西方之義故爲金畜豕發隱而有北方之智故爲水畜牛致順於牽傍以示信故爲土畜馬服節於馳騁以合禮故亦爲火畜小宗伯毛六牲使五官共奉之者以此膳夫固言凡王之饋膳用六牲然馬非至尊之所宜食則宜以魚牲代之故大司馬饗食羞牲魚獻人以魚共膳羞食醫會膳食之宜言魚宜芘而不及馬以此至尊不食而又以備六牲者以或用以祭故也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凡將有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是矣用之以沈狸則食之矣然內饗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則曰馬黑脊而般臂螻則非若是者容或食之特至尊不食之耳食醫又言鴈宜麥不及雞內饗又言鳥鵲色而沙鳴狸者蓋鴈亦雞類言鳥固可以兼二物則至尊之膳亦不常用雞矣故雞人雖用雞牲而不正言膳羞腥膏止以爲秋膳而掌畜則共膳獻之鳥王氏謂燕食有魚鳥之膳蓋言是矣若夫六穀之所配則取其色而已菽具五色止以爲水穀者以黑菽特大故也春主發散故其器䟽以達蓋䟽則散達則發故也夏主長大故其器高以粗蓋高則長粗則大故也秋主刻制故其器廉以深蓋廉則制深則刻故也冬主受藏故其器閔以奄蓋閔則受奄則藏故也中央土其器圜以閔者圜若物由是以周旋閔若物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於土者也故中央之器所象如此

江陵項氏曰黍稷雖同類然稷宜在山黍宜澤傍之高地其受氣固不同也稷專受土氣故中央之月食稷與牛皆土類也黍兼受水氣故冬之三月食黍與菽皆水類也麥自苗至實皆在春時故春三月食麥與羊菽自種至實皆在夏時故夏三月食菽與雞孟秋嘗稷仲秋嘗麻季秋嘗稻獨食犬與麻者秋三月百穀皆成獨取其中心氣者食之也獨春羊夏雞與周禮春官奉雞夏官奉羊相反者彼取官事之宜此以氣類分也案易巽爲雞離爲雉則雞主夏氣爲宜大壯二月卦夬三月卦皆取羊爲象意者羊本春類而成於兌耶當考

馬氏曰明堂王者之堂也王者向明而治故周人謂其堂曰明堂而此曰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立堂又裂爲大廟左右个以配十有二月爲大室以配中央則

非古也古者天子之車以玉路祀以金路賓以象路朝以
革路即戎以木路田而此曰春乘鸞路夏乘朱路中央乘
大路秋乘戎路冬乘立路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馬六種
凡有十二閑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曰田曰駑朝祭毛之軍
旅物之而此曰春駕倉龍夏駕赤駟中央駕黃駟秋駕白
駟冬駕鐵驪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旂大常象天大旂象
春大赤象夏大白象秋大麾象冬以五路序而載焉其道
車則載旒其旂車則載旌而此曰春載青旂夏載赤旂中
央載黃旂秋載白旂冬載立旂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服
祀昊天五帝以大裘享先王以衮享先公饗射以鷩鳥祀
四望山川以毳祭社稷五祀以希祭羣小祀以玄六服異章而
玄衣纁裳也而此曰春衣青夏衣赤中央衣黃秋衣白冬
衣黑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玉摺則大圭執鎮圭則佩之
衡璜琚瑀皆白玉也冕旒弁之璩皆五色也而此曰春服
倉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立玉則非古
也古者天子之膳春以牛膏養脾夏以犬膏養肺秋以雞
膏養肝冬以羊膏養心而膳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
宜粱而此曰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
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器方圓多
少高下廣深皆有度數而義存乎其間以義制器則既有
多矣何可易哉而此曰春䟽以達夏高以粗中央圜以闕
秋廉以深冬闕以奄則非古也古者周人以玉作六器禮
天地四方而牲幣各放其色豈後儒因是以曼衍而爲此
說乎或者曰不韋將以是始作秦制而不克用乎意先王
所以順四時而奉天者蓋有道矣豈敝敝焉於車旂器服
之間爲哉

廬陵胡氏曰車馬衣服鄭謂皆取於殷時非周制也案殷乘木路此鸞路則明堂位云有虞氏之車也則車非殷矣檀弓殷人乘翰白馬也無言殷蒼龍者則馬非殷矣以周言之詩有鸞聲噦噦則周有鸞車也度人云馬八尺以上曰龍則周馬曰龍也推此則鄭說非矣服玉謂冕旒及笄并佩玉也器䟽若筐筥篚籩之屬象氣發散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八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九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鄭氏曰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春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

孔氏曰此一節論立春天子迎春氣及行賞之事節氣有早晚立春爲正月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云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凡言是月者若事相連接則因前是月不別起文若別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他皆放此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秦法簡

禮記卷三十九

省故三日散齊二日致齊一日也天以覆蓋生民爲德春則爲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本也立春立秋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不云諸侯文不備也案賈馬蔡邕皆以爲迎春祭大皞及勾芒鄭獨以爲祭蒼帝靈威仰者以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大皞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得時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故以爲靈威仰上云盛德在木亦謂靈威仰之盛德也鄭引明堂禮蓋逸禮之篇名證十五里迎春與周不同也鄭註尚書君陳序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也云朝大寢門外者大寢則路寢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也二是治朝則此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云大寢門外三

是外朝在庫門之外阜門之內大詢衆庶聽斷罪人之處也此云賞公卿大夫諸侯孟夏云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孟秋云賞軍帥武人孟冬賞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賞朝臣及諸侯至夏陽氣尤盛故慶賜轉廣秋陰氣始凝故賞軍帥及武人至冬陰氣尤盛故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

嚴陵方氏曰四立之日則其氣至矣故天子親帥其臣以迎之於郊焉所以導其氣之至也春主寅卯辰其位居東故迎之於東郊夏主巳午未其位居南故迎之於南郊秋主申酉戌其位居西故迎之於西郊冬主亥子丑其位居北故迎之於北郊五行之氣獨不迎土者以其居中非自外至也唯其自外至故迎之者每於郊焉古者於寒曰迎以客陰故也於暑曰逆以主陽故也此則四時皆謂之迎

者蓋別而言之雖有陰陽客主之辯合而言之則氣皆自外至主之在我而已故通謂之迎焉所謂還反何也還言還之自郊反言反之於朝主彼言故曰還主此言故曰反也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蓋春夏非不刑也特順陽義故以賞為主爾秋冬非不賞也特順陰義故以刑為主爾此則喜其氣之至故皆行賞以飾其喜焉

馬氏曰陰陽合而爲道離而得一焉爲德五行播于四時陳于五行而各得道之一者也故謂之德夫更盛更衰物之復也五行四時還相爲本而各得以其時王焉王則相我者生生我者廢勝我者囚我所勝者死其盛在我矣故謂盛德所謂五行之動迭相竭也者立此而竭彼也故於四立之日告盛德所在焉五行之序不同曰水火木金

土者天地生五行之序也曰木火土金水者五行相生之序也曰火水金木土五行相尅之序也天地之生五行也以數其相生也以氣其相尅也以形古者以中春逆暑以中秋迎寒逆暑王陽也迎寒客陰也四時之所以變化者陰陽而已寒暑陰陽之盛也方二分之際而逆之迎之則前其氣之未至以待其至也此以四立之日而迎氣於郊非古也先王之時有舍爵策勲者夫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者視人之功而致其賞視人之罪而致其誅夫亦何常期之有

山陰陸氏曰木仁德之盛金義德之盛君子體之方其以仁爲恩則盛德在木方其以義爲理則盛德在金他放此唯春秋言諸侯朝覲之時也曲禮所謂天子當宁而立曰朝當扆而立曰覲如此

廬陵胡氏曰案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初不指言何帝竊以爲蒼帝與大皞皆當祭不必分也鄭取春秋緯固不經而賈馬等亦大泥矣鄭又以此爲殷禮然王居明堂禮亦何嘗指以爲殷又逸禮亦豈盡足據則此謂之周禮可也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鄭氏曰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遂猶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

孔氏曰此一經因上天子迎春及國命三公布教施惠之事公羊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周公王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主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稱穰侯范雎蔡澤皆

爲秦相後又爲丞相也商頌云莫遂莫達是遂爲達言慶賜通達周徧皆是有功可慶者非其人謂無功無德之徒嚴陵方氏曰德令慶惠出乎君然欲布和行施以下及也則必有以相之者焉故特言命相也德貴宣利故曰布令貴乎無乖故曰和慶則必致用故曰行惠則必有與故曰施慶賜者行慶而賜之也慶主禮賜主物前言行慶則禮而已此言慶賜又及於物故也遂行言行之而無壅也毋有不當則又惡夫妄予以傷費焉此與孟夏皆言慶賜遂行而秋冬則不言者賜以春夏爲主故也於春則繼之以毋有不當於夏則繼之以無不欣悅者蓋慶賜所以飾喜必能毋有不當然後人無不欣悅焉亦互相備而已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鄭氏曰典六典法八法也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

孔氏曰迎春旣還行賞已畢乃命大史之官守其六典奉其八法司主天文及日月星辰之行天則左還一日一度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至周一度日月五星並逆行各有多少辰有二十八宿亦隨天左行大史令其屬官馮相氏保章氏恒在候處相與止宿配偶共審察伺候不得貸變過差馮相氏則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所在之處若今之司曆王其筭術也保章氏則守天之文章謂天文違變度數失其常次妖孽所在吉凶所生若今之天文家唯主變異也若應候不候應知不知則是候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言當推勘考校使

得其中應進則言進應退則言退若其推步不明筭曆失所遲疾不依其度進退或失其常是失經紀初謂舊來所法常須遵奉以爲常行故云以初爲常

丘氏曰星謂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之舍也宿留止離經曆言天子命大史之官歷候日月星辰即留止所經歷爲祥爲災無令差貸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書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之謂乎而穎達以宿離爲馮相保章同宿配偶是其不顧經文妄爲穿鑿

嚴陵方氏曰月令天所命王者則繼天以行其事而已故言乃焉若後言乃擇元日乃修祭典之類周官大史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即此所謂守典奉法也又言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即此所謂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也在人之六典八

記說卷二十九

五

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書故以是命之於大史焉大而有常者之謂典故曰守詳而有變者之謂法故曰奉日月星辰之行皆麗乎天之大數數之妙理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若夫有司之事特司其末而已故以司言之日者循星以進退者也月者應日以死生者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以其得陽之精故謂之星以其所次有時故謂之辰也日月星辰即堯典所言曆象洪範所言五紀是矣宿言宿之於此離言離之於彼日月星辰之行或宿或離有定數焉大史司之不可貸而已貸則司天者之過矣

廬陵胡氏曰典法若大宰六典八法宿謂日月星辰所居之次天文志云填星居宿其國福厚又云五星所聚宿其國王是也若司天推步不職至於宿離其次而不能察則

罪不原貸書曰先時者殺

山陰陸氏曰宿離不貸蔡邕曰宿者日所在也離月所歷歷非一度處之詞也歷象以初爲常而已其測驗與時盈縮有變存焉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及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鄭氏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太微之帝也元辰蓋郊後吉辰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于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帝藉爲天神借

記說卷三十九

六

民力所治之田也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迎春既反春事已起當祈穀親耕燕勞之事鄭引春秋傳見襄七年左傳彼祈農事此即祈穀彼云郊而後耕此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是祈穀與郊一也紫微宮爲大帝大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即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祈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殷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大微之帝若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前迎春祭蒼帝是也此郊雖祈穀亦是報天故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之用辛故上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天

是陽故用日耕藉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郊雖用日亦有辰但日爲吉王耕之用辰亦有日但辰爲主爾天子所乘車上親載耕田之耒耜措置也御者御車之人車右及御人皆主參乘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言置此耒器于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明王之身但是勸農非實農人故不以耒耜近王也耕藉而曰帝藉者舉尊言之故祭義云爲藉千畝以共粢盛又國語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粢盛於是乎出是藉田共上帝也案國語王耕一發班三之賈逵註班次也謂公卿大夫也王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不云士者士賤不與耕也國語耕後宰夫陳饗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是耕後設饗而此云旣耕而燕飲者饗禮在廟燕禮在寢此云執爵于大寢故知燕也國語云饗

者蓋用饗之饌具而行燕禮以勞羣臣也案上迎春行賞于路寢門外正朝此耕藉勞羣臣于路寢不同者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歡心故在路寢嚴陵方氏曰元日者善日也與王制習射上功所言同義詩言三之日于耜蓋建寅之月也故於是月始祈穀焉噫嘻言春夏祈穀于上帝正謂是矣必以元日者求其信善之殖以斷凶荒之害而已皆元日也於祈穀曰以於命民社曰擇何也蓋擇日者有司之事以日者天子之事凡日皆擇而後以之然前言以後言擇者以尊卑之序且互相備也故擇元辰之文其下乃言天子親載耒耜則擇日非天子之事明矣日爲陽辰爲陰祈穀于天所以成物故日用辛耕藉于地所以終功故辰用亥也保介言保民而介其君也方其參君之乘故謂之參保介保介之參乘必有

御君之所焉故謂之御間帝藉蓋藉田也以其共上帝之
粢盛故曰帝以其借民力而終之故曰藉夫以千畝之藉
自天子至於諸侯其耕止於三推五推九推則其借民力
而終之可知推者執耒而進之也或以三或以五或以九
者以貴賤爲勞逸之差等也且耕陽事也故每用數之奇
焉此言天子三推而春秋外傳言王耕一發者蓋一發土
而三推之其實一也帥之時及於大夫而推之數則不及
者以其卑故不必預拘其數也祭統曰天子諸侯非莫耕
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
神明然則躬耕之意以是而已大寢路寢也以路寢爲大
則燕寢爲小矣夫耕藉而反亦已勞矣故飲之以酒命曰
勞酒也御與御食于君之御同義

山陰陸氏曰言以前月所卜之日也御侍也言以耒耜
置之于參與保介侍御之間參參乘保介車右也保君
而甲者也詩曰嗟嗟臣工又曰嗟嗟保介臣工其臣也保
介其僕也

記說卷三十九

黃氏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季秋云藏帝藉之收于
神倉蓋所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
社稷之靈古者凡祭祀之粢盛自天子達庶人必待親耕
之穀宣王不行斯禮虢文公諫蓋宣王承厲王之亂禮法
廢壞宣王中興幾失其禮賴虢公諫之而得祭祀之正噫
厲王之亂其禮已亡衰周戰爭暴秦焚殄宜乎未究斯禮
也春秋書御廩災蓋是魯侯躬耕藉田以供祭祀粢盛之
倉也下續書乙亥嘗者謂災雖焚廩不害嘉穀是故秋祭
不闕明祭祀之禮唯躬耕之穀以爲粢盛不以他穀爲祀
明矣故穀梁傳曰天子親耕王侯親蠶非無良農女工也

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己自親者也或曰庶人豈拘斯禮禮云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斯豈非庶人之禮蓋天子百官皆行斯禮以明孝道而懼庶人游手惰業棄本逐末之教也況古者近郊則五家爲比遠郊則五戶爲鄰蓋禮法自閭比鄰里之長行之則風行草偃天下雖廣而教一也況周禮載師職云凡一宅不樹藝罰二十五家之里布一田不耕罰三頃之屋粟一民無職罰一夫之稅一家之役嗟乎斯禮苟行則天下之爲人子者恥不獲祭其先也天下之爲人父者懼不享于祀也咸知農爲邦本食乃民天曠土游民不毆而復上行下倣誰曰不從歷代雖亦行之或曰農壇或稱帝社羣儒詳議疑未及此

馬氏曰古者將有事于藉田則齊于齊宮事至則裸鬯饗禮而後卒事則饗膳而班嘗之庶人終食此則反執爵于

大寢者三公諸侯九卿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則非古也

廬陵胡氏曰鄭謂此即郊也案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日也則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易說謂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郊特牲又云郊大報天此云上帝不可以包天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云啓蟄而郊則此未啓蟄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穀非郊天大祭故郊則可以兼祈穀春秋傳郊后稷以祈農事是也祈穀不可以兼郊詩云春夏祈穀詩豈謂郊乎參乘者謂保介車右甲士也御御車者凡三等先儒以保介及御皆謂參乘非也於時天子左御者中保介右參乘前置耒于參保介御之間而不近之者明已意在勸農非若神農氏之道與民並耕者之爲也藉之爲義應劭則云天子耕藉田千畝爲

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而勸農鄭氏亦云帝藉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臣瓚云藉蹈藉也本以躬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數說不同案躬耕帝王盛典則謂藉爲典藉可也藉者耕借也春秋傳云穀出不過藉言借民力所治之田則謂藉爲借可也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國語宣王不藉千畝漢景詔朕親耕爲天下先而此云躬耕帝藉則藉是躬親履踐之義則謂爲蹈藉可也推其至當瓚說爲優

金華應氏曰保介謂神之保右介助乎農事者也尸代神位故楚茨之詩謂尸爲神保楚詞謂巫爲靈保御者則參陪而立措之于此間依神以求福也親自車上載而措之示將親耕也觀臣工之詩曰嗟嗟保介亦又何求則可見非車右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鄭氏曰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孔氏曰自此至不惑一節論少陽之月務其始生故既耕之後當勸農事天地之氣即陰陽也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爲六爻以象之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爲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五月一陰初升至十月六陰皆升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月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蓋正月三陽生而成乾在坤體之下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也七月三陰生而成坤在乾體之下上天下地則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爲泰泰通也天地交通七月爲否否塞也天地隔塞所以十月云

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純陰用事六陽退盡似若陽歸於天故也其實十月天氣反歸於地下鄭註陽氣蒸達亦似陽氣上升者蓋陽氣從下而升據乾體言之其實於時陽從地中升也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九家一百一十四篇

嚴陵方氏曰天氣下降則天道下濟故也地氣上騰則地道上行故也和言相濟而無乖同言相合而無異唯其上者下降在下者上騰故天地之氣和同草木所以萌動也莊周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正謂是矣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鄭氏曰田謂田畷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相視也田事既飭以下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夏小正曰農率均田

孔氏曰春氣既和王命羣官分布檢校農事以其耕作歲時之氣起於東方故令田畷舍國之東郊以命其事其諸侯都邑田畷各舍國邑之東郊也封疆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各有封境界域部分職掌也術遂聲相近學記術有序義同於此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人職文也案匠人云廣二尺深二尺遂人云徑容牛馬田畷舍于郊上令農夫皆修理地之封疆審正田之徑路及田之溝洫故云審端徑術也飭正也田事既正又先定準直準謂輕重平均直

謂繩墨得中封疆有界限徑遂有闊狹皆先平均正直之農乃不有疑惑故鄭云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引夏小正大戴禮篇也農率則田畷均田則審端徑遂也

廬陵胡氏曰鄭以田爲田畷非也但謂凡趨田者爾

嚴陵方氏曰上言可耕之候故此命布農事蓋農事布於春而斂於秋也命田舍東郊所以順時氣而居且帥民以東作故也度土而積之謂之封界畫以守之謂之疆封疆古所有也特以久則不能無壞爾故曰脩每歲孟春必脩封疆審端徑術者所以防終歲交爭之患也人以其高則爲之丘平而可陵則爲之陵陂而不平者爲陂水之使行者爲險廣而平者爲原下而濕者爲隰地有岸谷之變川流之徙非時而脩之則不足以盡其利故丘陵陂險原隰不可以不相之也周官司空時地利者如是而已土地所

宜者所宜之物也若山林之宜阜川澤之宜橐之類是矣五穀所殖者所殖土也若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之類是矣既曰土又曰地者蓋土則地之體地則土之名故周官大司徒言五地而又言十有二土者以此土地之所宜五穀之所殖以民之愚固不必知之也則必有以教道之者焉蓋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其理雖有以教道之然弗躬弗親則民莫之信矣故又言必躬親之田事既飭者言皆力田而各有脩治也田事之所以既飭者良由先定準直農乃不惑之所致而已前曰農事而後曰田事又何也蓋農田一也以人言之曰農以地言之曰田人事興於前然後地事成於後故先言布農事後言田事既飭以其序也

馬氏曰脩封疆審端徑術制其畿疆作其溝封正其道塗

均地域也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則五地之物辨以土會十有二土十有二壤辨以土宜五物九等辨以土均然後稼穡樹藝之所宜畢見於此而始可以任地事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使農官蒞而教導焉自我所行之謂躬與彼有事之謂親故曰以教導民必躬親之先王之於民也分地職奠地守使各適其平之謂準各得其正之謂直田事既飭而先定準直與民由之則民志一矣此農之所以不惑也

山陰陸氏曰封疆相續人各脩之而後備言皆嫌有不皆言審者於此致詳焉言善有不善者矣若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此善相者也準直一歲五穀平準之直收穫在後而先定之著人事苟脩天時不能害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鄭氏曰習舞爲仲春將釋菜

記說卷三十九

十三

廬陵胡氏曰以春陽動舞動容也鄭謂爲仲春將釋菜案文王世子云釋不舞則釋菜不爲舞也鄭見下云仲春習舞釋菜又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謂二者是一事不知釋菜習舞不同故月令先習舞大胥先舍菜大戴禮云萬用入學萬謂干舞足明習舞在學何休云湯武以萬人得天下故干舞稱萬夏小正夏書也樂亦稱萬禹亦以萬人治水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時典樂有常職教學有常時周官大胥以春貌之時合舞以秋言之時合聲文王世子以秋冬學羽籥春夏學干戈其事皆有以循天之理其聲皆有以合人之情而月令季春大合樂孟夏習合禮樂仲夏脩樂器蓋秦制也

嚴陵方氏曰入學習舞則以將釋菜故也故仲春言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焉若仲丁之習樂則以季春將大合樂故也孟夏之習合禮樂則以是月將飲耐用禮樂故也仲夏之脩鞀鞀鼓之類則以是月將大雩用盛樂故也季秋之習吹則以是月將大饗帝故也季冬之大合吹則以樂其成於終也夫舞與吹皆樂也然舞者樂之容則貌之類也故於春之始言舞蓋木爲貌故也吹者樂之聲則言之類也故至秋而後言吹蓋金爲聲故也習舞之時非不習吹要之以舞爲主爾習吹之時非不習舞要之以吹爲主爾於仲丁季春正言者則以樂爲陽氣於此習合所以道迎陽氣之盛故也正曰樂則於聲容固無所偏主也且孟春之習舞至仲春則可以合矣止亦謂之習者以釋菜之禮爲略其舞不足以言合故也上丁則上旬之丁也仲丁

則中旬之丁也舞吹與樂皆之以丁者取其文明之盛也合樂止擇吉日以合樂之大一句之內非一日可爲故也孟春不言日則以方興而習之無時故也季冬不言日則以將罷而合之無時故也孟夏仲夏皆不言日則以文明之盛時無日而非文明故也唯其如是故習合不止於樂而又與禮不止於聲容而又脩其器焉凡以順文明之盛而已然而必入學者以學爲教人之所故也故於習日之時每言焉孟夏習合而不言者以兼於合故也或命之於樂正或命之於樂師者蓋謂之正則於樂之事能正之而已謂之師則於樂之道又爲之師焉則重輕之別固可知矣故以其事之重者則命之於樂師以其事之輕者則命之於樂正也至於大合樂則不言者然以大合吹推之則亦命於樂師可知矣

馬氏曰徒合舞籥焉者大合舞也備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者大合樂也季冬之大合吹命其習於季秋者也季冬之大合樂合其習於仲春者也大胥以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而此謂之吹者蓋聲藏於器而吹則以氣召聲其實一也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麇毋卵毋聚大眾毋置城郭掩骼埋胔鄭氏曰脩祭典重祭禮歲始省錄也毋用牝爲傷妊生之類禁止伐木盛德所在也自覆巢至麇卵爲傷萌幼之類聚眾置城郭爲妨農之始胔枯曰骼肉腐曰胔掩埋爲死氣逆生也

孔氏曰山林川澤其祀既畢餘月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爲傷妊也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正月皆不用牝禁謂禁

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者此伐木在山中或在禁障之處十月許人採取正月則禁止之故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若國家隨時所須以爲材用者雖非冬月亦得取之故山虞有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毋覆巢至毋卵餘月皆然因初春始生之時故設戒也若天鳥之巢則覆之見誓族氏然此月亦禁之胎謂在腹中未出天謂生而已出者飛鳥謂初飛之鳥麇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須薦獻亦得取之故王制云韭以卵庖人秋行犢麇是也蜡氏云掌除骹司農云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掩埋互言耳

嚴陵方氏曰以祭法考之則祭典古所有也特因歲之更始乃脩之而已祀不止於山林川澤然止以是爲言者蓋天地宗廟之祭非春亦未嘗用牝故也亦見明堂位周駢

剛解上言祭典而下言命祀者亦互相備也禁止伐木禁以法言止以事言也孩蟲言蟲未成如孩者飛鳥則鳥之習飛者毋覆巢殺胎天麋卵已見王制解凡此所以遂其生育之性也

馬氏曰命祀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毋聚大眾毋置城郭爲其害耕事也掩骼埋胔則推其所愛於其生者以及其死者也

山陰陸氏曰命祀山林川澤言命不言命其無所不命也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鄭氏曰逆生氣故必天殃兵戎爲客不利主人則可故不可從我始變天道謂以陰政犯陽絕地理謂易剛柔之宜亂人紀謂仁之時而舉義事也

孔氏曰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兵戎不合興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主人既不先起兵彼來伐我我不得不應天云道地云紀互辭也嚴陵方氏曰稱兵舉兵也兵者人之義事春者天之仁氣苟以人之義事而逆天之仁氣則天災適當之矣兵戎之所以不稱而起之者非不起也特不可以從我始而已老子曰用兵不敢爲主而爲客蓋不可從我始之謂也故湯之伐桀言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用兵之義未嘗不然又況方春之始乎既曰兵又曰戎者兵以器言戎以事言道有常也故曰毋變理可通也故曰毋絕紀欲定也故曰毋亂蓋聖人所以交三靈而通之者用是道而已然是道也古今之所同然不必孟春也特以一歲之首故言之爾馬氏曰一陰一陽道也天以道造始故謂之道萬物得之

而居焉者理也理以是作成故謂之理人位天地之間因天道因地理而各立已焉者紀也故謂之紀道可由而不可變理可循而不可絕紀可敘而不可亂

廬陵胡氏曰天道若上云司天日月星辰之類地理若上云土地所宜之類人紀若上云布農事之類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焱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鄭氏曰行夏令已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爲乾草木蚤落生日促也國時有恐以火訛相驚行秋令申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回爲焱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氣逆也藜莠蓬蒿並興生氣亂惡物茂也行冬令亥之氣乘之也舊說首種謂稷

孔氏曰從上以來論當月施令之事施之順時則氣序調釋施令失所則災害滋興故自此以下論政失致災之事上旣云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今若施之不失則三才相應以人與天地共相感動故也施令有失三才俱應則此雨水不時天也草木蚤落地也國時有恐人也十二月之內三才俱應者多就三才俱應之中或先言天者或先言民者或先言地者爲害重者先言之大略於文可以意得無義例也亦唯有二才應者二才之中或有天有人無地或有地有人無天隨應則書耳行令失之於前氣則應之於後春夏秋施令有失氣應唯在當年冬則應在後年故仲冬行秋令則瓜瓠不成行春令則蝗蟲爲敗仲冬非瓜瓠不成之時又非蝗蟲爲敗之日是據來年又錄記之人序行令之事各次第先後則有夏有秋有

冬孟春舉夏爲始仲春舉秋爲始季春舉冬爲始至於
夏時之下則有秋有冬次有來年之春孟夏則舉秋爲始
仲夏則舉冬爲始季夏則舉春爲始以此推例秋冬亦然不
能備說也雨水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以孟春建寅
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已
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故雨少註云四月於消
息爲乾者陽生爲息陰死爲消十一月至四月爲息言萬
物得陽氣蕃息五月至十月爲消言萬物得陰氣消盡凡
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季月失令則仲季月
之氣乘之所以然者以同爲孟仲季氣情相通如其不和
則迭相乘入鄭之所註例亦不同如某之氣乘之或在一
句之下或在兩句之下或在三句之下氣當則言無義例
也國時有恐者已來乘寅巳爲火故火來寅爲天漢之津

火畏水終不來但訛言以火相恐動耳申之氣乘之者七
月建申陰氣始殺殺氣乘寅故人大疫焱風暴雨總至
案鄭註洪範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
木尅土土爲妃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
陰尅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今
申氣乘寅兩相衝破申來逆寅寅爲風風之被逆故爲焱
風寅往破申申爲雨雨之被逆故爲暴雨也案爾雅扶搖
謂之焱謂風之回轉也惡物所以害生氣今正氣旣亂惡
物乘之故藜莠蓬蒿並興也考靈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
稷則百穀之內稷先種故云首種首即先也蔡邕云首種
宿麥也

嚴陵方氏曰夫十有二月之令行乎天地之間人君奉之
以成位乎其中也苟唯當此一月之節而行彼三時之令

則是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矣故三者之災以類應焉是何也氣之所召者然爾雨水蓋仲春之節以陽氣早至故不時雨水不時故草木蚤落國時有恐則由盛陽之氣所迫故也凡此皆已之氣乘之

山陰陸氏曰草木蚤落以長養之早故彫落之亦早總至同時也並興皆生也藜蓬蒿莠秋草也說者曰此漢儒泥災異之緒言餘論雖行秋今何必爾邪曰天地一人之身是也今小不攝五行相犯而疾病生焉蓋有乘之者矣不入非不熟也熟而不入

新安朱氏曰是人行此今則召天之災

馬氏曰洪範咎徵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豫常燠若急常寒若蒙常風若蓋君之五事象天之五行一極無皆凶也狂失之蕩故若常雨僭失之亢故若常暘豫失之緩故若

禮記卷三十九

十九

常燠急失之躁故若常寒蒙失之蔽故若常風咎作於上而其驗見於下者如此故云徵焉儒者讀此誤而曰人事失則天必以其類應故指物辨類曰方春而行夏秋冬今則必以此爲害三時亦然嗚呼其果可必乎以未可必而必之此人君所以聞而不信也後人藉此而爲五行災異之說曰胥祥禍出五事亦欲以警戒人君而卒之不可必也於是人君始怠厭說者之怪迂矣亦何補於警戒之實乎夫洪範以五事爲敬用以庶徵爲念用則所以警戒之亦至矣蓋所謂君子之言信而有驗者哉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鄭氏曰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
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

孔氏曰案三統曆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
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
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元嘉曆日在壁一度昏井
十度中旦箕四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
旦斗四度中從奎五度至胃六度在戌總曰降婁降降
也婁斂也言物降落而收斂斗星隨天而轉一日一夜過
轉一周而行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也餘月昏旦中
星皆舉二十八宿此昏云弧中旦云建星中獨非二十八
宿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

記說卷四十

度其度既寬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舉弧
星建星也然春分之時日夜中計春分昏中之星去日九
十一度今日在奎五度奎與鬼之初乃一百九度所以不
同者鄭雖云弧在鬼南其實仍當井之分域故皇氏云從
奎第五度爲二月節數至井第十五度得九十一度是弧
星當井之十六度也若從井星十六度至斗之初一百七
十二度計昏中星與明中之星春秋分時相去分天之半
應一百八十二度餘但日入以後二刻半始昏不盡二刻
半爲明昏明相去少晝五刻一刻有三度半彊五刻有十
七度餘則昏之中星去明之中星一百六十五度餘則建
星不得在斗初在斗十度也此仲春之月昏弧中而尚書
云日中星鳥不同者孔安國註云書所舉星自取畢見之
義不謂南方之中也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
鄭氏曰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
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
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

孔氏曰夷則長五寸七百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今上
生夾鍾當三分益一就夷則五寸之中取三寸更益一
寸爲四寸餘有整二寸又於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中有細
分四百五十一此細分各三分之於是一寸分爲二千一
百八十七分有四百五十一者爲一千三百五十三則是
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二千三百五十三也以整二寸
各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則二寸總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分
益前一千三百五十三總爲五千七百二十七爲實數但
上生者三分益一以實數更三分之各有一千九百九分

記說卷四十

二

以三分益一則益一分一千九百九併前五千七百二十七
總爲七千六百三十六爲積分總數也然後除之爲寸一寸
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寸總用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三寸益
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一千七十五分不成寸是爲夾鍾長
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也鄭引周語者
周語註夾鍾云夾助陽四隙謂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凡助
出四隙之微氣令不滯伏於下也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
鳴鷹化爲鳩

鄭氏曰始雨水以下皆記時候也倉庚驪黃也鳩搏穀也
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

孔氏曰雨水以下四事先後逐氣之早晚故周書時訓驚
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至秋則

鳩化爲鷹然後設爵羅鄭以倉庚爲驪黃者案釋鳥云倉
庚商庚郭景純云即鴛黃也方言云齊人謂之搏黍鳩搏
穀者釋鳥云鳴鳩鵠郭景純云今之布穀也布搏聲相
近或以爲此鳥鳴布種其穀漢初雨水爲二月節後改驚
蟄爲二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

嚴陵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爲
雪東風解之乃散而爲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於是
始雨水爲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三
候爲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此之所
言者候而已候非其正也故或先或後言之曆之所言者
氣也氣則正矣故於氣至則言之鷹好殺而擊以秋鼠好
貪而出以夜皆陰類也鳩鴛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
仲春則鷹化爲鳩季春則田鼠化爲鴛蓋陰爲陽所化物

理如此爵孔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雉以朝皆陽類也蛤
蜃皆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也故秋則爵入大水爲蛤孟
冬則雉入大水爲蜃蓋陽爲陰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幽
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腐草爲螢蓋離之明極於
此故也是皆化而已於鷹鼠言化於腐草爵雉則直言爲
何哉蓋因形移易曰化鷹之爲鳩鼠之爲鴛皆因形移易
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螢則動物也爵雉飛物也蛤
蜃潛物也植物爲動飛物爲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而化
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爲而已

馬氏曰始雨水則陰陽交而成和也

山陰陸氏曰凡言始始於此耳據蟄蟲始振始雨水桃始
華至虎始交鵲始巢雷始收聲之類不言始容或前此據
獺祭魚鴻鴈來倉庚鳴鷹化爲鳩之類桃始華言始穉之

也據夏小正孟春梅杏樵桃則華鳩能鳩聚陽氣蒸變含血使鷲者能仁候之著者也使走者能飛候之尤著者也復化爲鷹不記夏小正曰變而之不仁也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

山陰陸氏曰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立堂大廟以其居正有左右廂故也若大室無左右廂故曰大廟大室且曰大廟大室著青陽等皆大廟也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鄭氏曰安萌芽至存諸孤助生氣也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

記說卷四十一

四

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捶治人皆順陽寬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助其生氣止其獄刑后土者謂五官之后土即社神也句龍爲配社之人又爲后土之官也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即元日也名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囹圄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秦曰囹圄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案囚掌云上罪桎梏而桎梏爲在手桎與梏連文故知桎亦在手則桎在足也易童牛之桎牛四足稱桎者牛無手前足施桎也肆陳也謂陳尸而暴之周禮鄉士縣士皆肆之三日然春陽既動理無殺人何得更更有死尸蓋是大逆罪甚容得春時殺之殺則埋之故禁其陳肆

嚴陵方氏曰諸孤幼而無父者蓋有亡之道故曰存也天之窮民有四存之止及於孤者以其爲人後存之爲助陽氣爲大故也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則民固
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專祭焉故擇元日而命之也且社土示也方春土發生之時擇元日而祭之亦祈其土之利無不善而已郊特牲言社日用甲則此言元日蓋甲日也社日用甲則得其善矣故謂之元日焉凡祭社而稷必從之此止言命民社者特舉重以明輕爾圜圉桎梏見文王世子解肆則陳其尸掠則訊以掠獄訟見王制解夫圜圉不可去故曰省省所以察之也桎梏可去故曰去去所以除之也肆掠之行主乎吏故曰毋所以禁之也獄訟之作自乎下故曰止所以息之也凡此皆所以泮陰事而已

馬氏曰凡植物始出爲萌浸長爲芽動物始生爲幼未壯爲少植物欲其無踐履故曰安萌芽動物欲其無殄滅故曰養幼小孤者天民之窮欲其無夭絕故曰存諸孤凡日始於甲物成於辛日始於甲而社用之者地以形成物而肇地事者氣也氣自甲而始故用是以社物成於辛而郊用之者天以氣始物而終天事者形也形至辛而成故用是以郊天地相合萬物資焉故曰郊以明天道社以神地道萬物資氣於天故郊於孟春資生於地故社於仲春省圜圉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則方天地作解之時人應是而爲解之事也

丘氏曰唐李林甫等註月令擇元日命民社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與今註不同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木故不用甲用戊者戊屬土故召誥曰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郊

特牲用甲當是異代之禮

金華應氏曰元日祈于上帝所以祀天也元日命民社所以祀地也乾始坤生事之如一不容有異心也故祈帝祀社皆曰元日而親耕則曰元辰而已載芟之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則藉田固以祈社稷矣而此復曰命民社者蓋藉田之祈王所自爲立之王社也命民社者王爲羣姓所立之大社也同於爲社而先後則有等差因事以爲教也郊用辛乾位也氣之藏也超乎物無爲而尊天之道也社用甲震方也物之生也役於乾有用而勞土之象也肆縱也肆掠謂肆意答筆也蓋雖輕不敢縱意也肆固爲暴尸之刑而與掠並言則輕重不倫且桎梏猶欲去之而況敢暴尸乎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帥

記禮卷四一

六

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

鄭氏曰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乎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禰神之也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御謂從往侍祠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禰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韉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韉禮之禰下其子必得天材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親祭高禰妃嬪從行之事大戴禮云有娥氏之女曰簡狄高辛氏之世有此吞鳥之異是爲禰官嘉祥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爲禰神也蔡邕以爲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禰非謂高辛爲禰又毛傳云姜嫄從帝

祠於郊禘又云簡狄從帝祈於郊禘則是姜嫄簡狄之前
先有禘神矣案鄭志焦喬答王權言之則契已前祭天南
郊以先禘配之故謂之郊禘後王既以高辛之君立爲禘
神以配天其古昔先禘則廢之矣此祭高禘是祭天高禘
爲配祭之神祭天特牲此用大牢者謂配祭之人也周禮
媒氏註云禘之爲言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但不知初爲禘
者其人是誰案世本伏羲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既用之配
天其尊貴先禘當是伏羲也

嚴陵方氏曰后妃與關雎所稱同義九嬪御者九嬪與九
御也御即女御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
之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矣以周官內
宰考之故知其如此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者亦見曲禮
琴瑟不御禮謂酌之以酒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

子之祥也馬羊生而懸弧者以此鞬則弓衣也帶以弓鞬
者示其有能受之資也授以弓矢者予之以所求之祥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先雷三
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
備必有凶災

鄭氏曰發聲發猶出也容止猶動靜主戒婦人有娠者也
孔氏曰先記時候以應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所應
不同故重記之日夜分謂晝夜漏刻馬融云晝夜各五十
刻據日出入爲限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
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康成註
尚書云日中星以爲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
五刻與蔡校一刻大略亦同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
衝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雉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

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
漸故曰乃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
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戶謂穴也蟲發所蟄
之穴蟄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啟蟄而郊是也蟄晚者二
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
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
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
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
毋必有災也

嚴陵方氏曰日陽也夜陰也故陽長而陰消則日長夜短
陰長而陽消則夜長日短皆非陰陽之中也夫陽生於子
終於午至卯而中分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而中分故春
爲陽中而仲月之節爲春分秋爲陰中而仲月之節爲秋

分春秋之分則陰陽適中而日夜無短長之差故於其月
每言日夜分也然春分以陽爲主故繼言雷乃發聲秋分
以陰爲主故繼言雷始收聲言乃於收聲音始蓋
乃爲繼事之辭始爲肇事之辭以夫始必有終終則有始
故也電光則火光也故始陽中之月始於陽中之月則終
於陰中之月可知矣蟄蟲咸動啓戶始出以感雷而動故
也節有驚蟄其義出此孟春言蟄蟲始振則振而已猶未
出也至此然後動而出焉亦見彼解唯其以雷發之月而
出則亦以雷收之月而入也故後繼言蟄蟲坏戶者以此
夫雷之發聲也陰陽家可以數推焉故先雷三日奮木鐸
以令兆民必先三日則有先甲之意奮鐸則所以警衆也
鐸必以木則令民以文事故也奮則奮其力而振之也雷
之發聲所以振天之威也聞之者其可以不戒乎有不戒

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無足恠也不備言百骸九竅之或虧以其感怠慢之氣而孕故如此凶者吉之對災者祥之對以人言則曰吉凶以天言則曰災祥凡此皆奮木鐸所令之言也所奮之人亦適人小宰之類歟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角正權概

鄭氏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角今斛也稱鍾曰權概平斗斛者

孔氏曰度量鈞衡之等人之所用當須平均人君於晝夜分等之時而平正此當平之物也鄭註丈尺曰度以下皆漢書律歷志文

嚴陵方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而陰陽之氣運無形而下者謂之器而陰陽之理寓焉道則體乎天器則用乎人體

乎天者既通其中矣用乎人者可以失其中乎此同度量之類所以必在乎日夜分之月也秋之日夜分不曰均衡石而曰平權衡不曰正權概而曰正鈞石者亦相備而已馬氏曰象者天之所爲也器者人之所爲也王者觀象於天然後稽器於人則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故也蓋必待日夜分而同度量權衡者則自舜以來蓋有是法矣石出於衡斗角出於量權者衡之用也概者量之用也山陰陸氏曰鈞讀如四錕既鈞之鈞衡石斗角待權概而後正今鈞衡石角斗角以正權概變也變者陽事若陰有順而已故仲春鈞衡石以角斗角以正權概仲秋平權衡以正鈞石以角斗角

長樂陳氏曰臬氏以黼爲量而法止於三則升豆黼是也律歷志以斛爲量而法備於五龠合升斗斛是也法止於

三故自升而上登之以四則升四而豆豆四而黼故黼六
斗四升法備於五故自合而上登之以十則合十爲升升
十爲斗斗十爲斛故斛十斗然稟氏之黼深尺內方尺而
圜其外其重一鈞律歷志之斛亦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二
鈞其方尺圜外則同而所容之多寡所權之輕重不同何
也周禮璧羨之制從十寸橫八寸皆爲度尺黼如之則外
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內方尺者八寸之尺也自方八寸而
八之則爲方六十四寸漢無八寸之尺斛之內方皆十寸
也故言方寸而不言深尺自方十寸而十之則爲方百寸
此其實所以不同也稟氏之制旁爲升臀爲豆腹爲黼律
曆志之制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臀爲斗腹爲斛蓋內方
所以處數外圜所以利用耳高而小臀卑而博故因其小
者爲升合因其博者爲斗豆則古之制器尚象豈徒然哉

律歷志五景止於斛左傳釜十則鍾聘禮十六斛曰數十
數曰秉四秉曰筥其法亦起於斛故也月令曰角斗用管
子曰角量也皆謂之法則月令之甬管子之角皆量器也
鄭康成以甬爲斛而飲器四升曰甬豈此類歟經傳黼或
作釜庾或作逾區或作鑑升或作勝蓋古字通用禮書
是月也耕者小舍乃脩鑑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
事

鄭氏曰舍猶止也因蟄蟲啓戶耕事少間而治門戶也用
木曰鑑用竹葦曰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大事
兵役之屬

孔氏曰左傳晉州綽以枚數鑑鑑是齊城門鑑用木也此
扇與鑑相對文也此耕者謂庶人庶人華門故知竹葦曰
扇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是藏衣冠之處對廟

為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寢制唯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

嚴陵方氏曰農之作也則出而在田農之息也則入而在舍方春東作之時而不可久妨也故以少為言焉寢廟畢備則事死如事生故也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者非若闔扇之小事則於農之事有所妨矣故制之使毋焉

馬氏曰詩曰三之日于耜則三陽之月載始南畝也四之日舉趾則四陽之月皆作而耕矣然此曰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則亦啟其向之塞闢其戶之瑾者而已寢廟畢備則以其所以養人者事神也

山陰陸氏曰細言闔扇大言寢廟以著其餘莫或不脩也此之謂畢備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記說卷四十

十一

鄭氏曰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

嚴陵方氏曰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於川澤曰竭陂池之物漉之以網罟則可以盡之矣故於陂池曰漉此小大之辨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則主漁者言之也毋焚山林則主田者言之也凡此皆所以遂生物之理而已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鄭氏曰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土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饗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

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孔氏曰鄭恐獻羔是祭於寢廟故云祭司寒下引左傳祭寒而藏之既藏而祭司寒明啓亦祭之也薦於宗廟謂仲春乃後賦之謂孟夏故凌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鄭註從古者以至無不受冰皆左傳文案昭四年春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申豐對以此辭北陸謂十二月日在虛之時西陸謂四月日在昴畢之時固陰沍寒者沍閉也謂堅固之陰閉塞不通陽之處朝之祿位謂大夫以上桃去不祥則刺禦惡火出而畢賦者畢盡也謂應是得冰之人無問尊卑盡賦與之

長樂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先之禮以

盡其誠敬而已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以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大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者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月令雜記秦禮秦出寢於陵則月令所謂寢廟豈皆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外事之兆有典祀掌廟有守祧掌寢有隸僕故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守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隸僕祭祀脩寢則薦新蓋亦脩焉觀詩序言薦魚獻鮪而詩言以享以祀月令言以共寢廟之祀則薦新亦謂之祀也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廟也大寢始祖之寢也復于廟則小廟而已于寢則及大寢者以廟嚴於寢故也

嚴陵方氏曰古者鑿冰於建丑之月則以重陰方固而達陽氣也藏冰於建寅之月則以少陽尚臬而閉陰氣也開冰於建卯之月則以陽方中而順中氣也頒冰於建巳之月則以陽方盛而禦暑氣也夫開冰陽事也故用羔羊爲大畜故也不以羊而以羔者方少陽用事之時而又品物少故也先薦寢廟者所以重時物且不敢以人之餘而奉神也既曰寢又曰廟何也蓋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有則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王者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以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季春之薦鮪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之嘗魚所言之意亦若是而已

山陰陸氏曰鮮讀如字擊牲曰鮮言鮮者嫌於不殺知然

者以下云祀不用犧牲據此小祀用牲唯開冰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鄭氏曰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仲丁習樂者習歌與八音爲季春將合樂也

孔氏曰孟春習舞此仲春又云習舞皆以春陽既動萬物出地王者習舞所以應之此習舞即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合舞之此亦謂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凡大合樂註春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自是春秋常所合樂也非爲季春而習舞也故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自是春秋之

常事也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仲丁習樂并季春合樂皆在大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也孟夏習合禮樂爲當月飲酎以仲春習舞習樂命樂正此則稍輕故唯命樂師此習禮樂亦在學但天子不親往孟夏又云飲酎用禮樂鄭註飲之於朝正尊卑天子親往不云樂正文不備也仲夏樂師脩鞀鞀鼓爲大雩帝用盛樂預脩習也雩帝之時則命樂正天子親往其季夏以上王孟秋仲秋又陰始國無大事不用樂也季秋亦得習吹者爲將大饗帝也其習吹亦在學樂師習之天子不親往但文不備所以習吹者鄭云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但以重爲主其實春亦有吹秋亦有舞案大胥秋頒學合聲周禮也月令仲秋無合聲者殷法也或即此季秋習吹是也孟冬大飲烝亦用禮樂在大學天子亦親往季冬命樂師大

合吹者歲終王與族人燕於大寔其事輕故命樂師也鄭以經習舞釋菜連文恐共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先釋菜必知然者案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是知釋菜不爲舞也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即釋也引夏小正證習舞之意謂用此萬舞以入學上習舞釋菜鄭不云爲季春合樂則仲春合舞自當爲之不爲季春合樂而習也仲春習舞雖不爲季春而習但孟春仲春習舞已久不須更習故知仲丁唯習歌與八音歌謂合聲也八音謂樂器響也

廬陵方氏曰先儒謂釋菜在合舞之前以大胥先舍菜也案此先習舞後釋菜以春陽動舞以應之則以習舞爲主大胥先釋菜而後合舞以入學教人必禮先師則以舍菜爲主二者先後不同先儒誤矣

嚴陵方氏曰凡言釋奠則有飲焉言釋菜則以芹藻之類而已學記所謂皮弁祭菜是也於仲春釋菜則以品物少故也於始教祭菜則以示敬道故也以事言則曰釋以禮言則曰祭其實一也餘見孟春樂正入學習舞解

馬氏曰親往視之爲道之存故也釋菜用丁爲文明故也耕藉用亥亥爲天倉

山陰陸氏曰凡春習舞皆月習之於此乃釋菜爾據季秋入學習吹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言用者舞於是用焉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鄭氏曰爲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

孔氏曰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殺其犧牲其應祀之時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故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此謂祈禱小祀若大祀則依常法大牢祀高禘是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去犧牲爾其它猶在鄭氏謂當祀者以玉帛而已非是即大祀猶用犧牲徒皮幣耳猶以圭璧代之其仁意遠矣

馬氏曰是月也大牢祀於高禘而獻羔開冰此祀不用犧牲非古也古之制器者尚其象故圭銳而璧圜其備物也致其義故皮以致其文而幣以致其實其用不同不可僭也此月用圭璧更皮幣則非古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

蟲螟爲害

鄭氏曰大水寒氣西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畢好雨

寇戎來征金氣動畢又爲邊兵也陽氣不勝麥乃不熟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爲大陰民相掠陰姦衆也國旱煖氣午之氣乘之也蟲螟暑氣所生爲災害也

孔氏曰畢七星十六度主邊兵大水地災也寒氣天災也寇戎人災也陽氣不勝天災也麥不熟地災也民相掠人災也大旱煖氣天災也蟲螟爲害地災也行令失所人災之應故無其災

嚴陵方氏曰多雨故其國大水也水之氣爲寒故寒氣總至寇戎來征則感金氣而然也凡此皆酉之氣乘之麥以秋稼至夏乃穡仲春則向成矣而陽氣不勝故麥乃不熟也民多相掠則以陽不勝陰故也凡此皆子之氣乘之行夏令而陽亢故大旱大旱故煖氣早來蟲螟則煖氣所生也且螟食苗心夏以盛德在火而心屬焉則其爲害亦以類而已故孟夏仲冬之行春令言蝗仲夏之行春令言螻各以類應焉凡此皆午之氣乘之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之中旦牽牛中

鄭氏曰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孔氏曰案三統曆三月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去日一百七度旦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在昴八度昏翼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女二度中元嘉曆三月節日在婁六度昏柳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凡三十度日月行一會凡三十度故三月日在胃七度案律歷志大梁初日在胃七度是也昏七星中者律歷志云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從胃七度至七星之初度有九十九度以日漸長日沒之時稍在西北去七星之

初九十八度故昏時七星在南方之中且牽牛中者從七星之初至牽牛之初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

鄭氏曰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曰姑洗所以脩繫百物

考神納賓

孔氏曰南呂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就南呂三分益一取三寸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二寸三分寸之一整二寸者各九分之二九爲十八分寸之一者爲三分總二十一分三七二十三分益一更益七分總二十九分以九分爲一寸二十七分爲三寸益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一分在故云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甲桐始華田鼠化爲鴛虹

始見萍始生

鄭氏曰桐始華以下皆記時候也鴛鴦母蟬謂之虹萍萍也其大者曰蘋

孔氏曰鴛鴦母爾雅釋鳥文母當作牟謂鷓也凡云化者易曰乾道變化謂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故鄭註周禮云能生非類曰化也蟬謂之虹爾雅釋天文郭氏云雄者曰虹雌者曰蜺雄謂明盛者雌謂闇微者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

山陰陸氏曰桐始華蔡邕曰木之後華者也稊之故曰始餘已見桃始華解夏小正曰鴛鴦也

馬氏曰田鼠化爲鴛則陰類之隱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

萍始生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

嚴陵方氏曰虹者天地訖潰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而出故又謂之竦焉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於辰則已過中矣故爲陰所干而虹見也且氣以有所干而交以無所干而辨故虹以陰陽交而見以陰陽辨而藏焉季春則陰陽向乎交矣故始見孟冬則陰陽極乎辨矣故藏不見也萍爲陽之所浮者也季春則陽生物之功極矣故藏萍始生焉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䟽以達

鄭氏曰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

鄭氏曰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皞之屬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側也薦鮪進時美物也

禮記卷四一

十一

孔氏曰依禮祭五帝自服大裘今薦鞠衣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花色黃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鄭云黃桑之服蓋薦於神坐爲蠶求福也知先帝大皞之屬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蠶功既大總祭五方之帝於明堂故鄭云之屬案爾雅釋魚云鮪鮪鮪郭景純云似鱣而小一本云王鮪似鱣口在頷下音義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鮪鮪似鱣長鼻體無鱗甲

廬陵胡氏曰案禮記五帝自服大裘不薦鞠衣又於帝言先明非五帝也案此經下云祈麥實安知非祈麥乎蠶桑后妃事非天子所當與

長樂陳氏曰將耕也祈穀于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也薦

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鞠衣后服也其色象鞠鞠之華以陰中其色則陰盛色也后蠶服此則率內外命婦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之盛事也薦鞠衣于先帝則是薦之於神所以告將服之以蠶也蓋王與后常相資以成禮者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獻尸后亞獻賓客則王裸獻后亞之王藉則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稜之種以獻后蠶則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蠶于蠶室凡此皆內外相資以成禮者也然則天子薦鞠衣于先帝不亦宜乎

嚴陵方氏曰覆以視表反以視裏待至尊所乘不得不防其傾漏故也覆反必至於五則至於再至於三而慎之至也禮有告具告備曰具則苟具而已備則無所不備焉告舟備具于天子者以見精粗無不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者所以示親漁也蓋先王之饗親牲必親牽殺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則乘舟而後薦鮪豈爲過哉魚之品多矣然薦必以鮪者爲其特大謂之王鮪者以此馬氏曰舟所以涉險危事也以至尊履危事其戒慎之至宜如此也

